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零年十月第一百二十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Oct. 2010



120

- 同向東風各自開——女詩人專輯
- 托馬斯·哈代：旅途之後



目錄

No.120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張 瑩	別了，商禽	3
陳銘華	在時間中旅行	3
李雲楓	殘片	4
石 羚	活著的人才哭	4
吳迪安	他者／吊鐘花開了	4
嚴 力	威爾士／輪胎和稅收	5
桑 克	感恩節	5
遠 方	羅浮山二首／天柱山二首	6
冬 夢	一份早餐	6
俞昌雄	爬行中的黑環蟲 二首	6
向 明	定要／水檻	7
李 斐	時間／掃墓	7
深谷煙嵐	紫丁香樹	7
朱鎮西	石頭和沙／名字	8
林小東	冰淚	8
劉 波	父親節給父親打完電話	8
馮 冬	夏夜／騎自行車	9
小 海	金融危機	9
施漢威	皇城印象	9
方 華	月亮	9
李國七	宿命／若是必須遺忘	10
朱 楓	早春室內的第一隻蒼蠅	10
許文舟	播種	10
魏鵬展	飲茶	10
方浪舟	救護車	11
卞國福	晨風	11
寒山石	那個最愛我的人去了	11
達 文	詩人	12
夏 野	無題	12
謝 勳	二分法的嗜好	12
蔡克霖	九月的蒙古高原	13
伊 尹	雪落無聲／追溯	20
文錦寧	塞車	20
杜風人	鏈拔河	21

雷 默	贈陳銘華	21
輕 鳴	無題小詩 五首	21
余問耕	相遇	22
柳青青	山神的殞落	22
彭國全	汗泥	22

同向東風各百關——女詩人詩輯

◎鄭玲◎逸雲◎王克難◎張耳◎林明理	
◎明迪◎王露秋◎莫云◎雅捷◎木石心	
◎王茜◎王妍丁◎西楠◎談雅麗◎依雯	
◎劉雙紅◎秦華◎海煙◎陳葆珍◎胡麗燕	
◎冰花◎步鵠◎黃岸賢	14-20

譯詩

殷曉媛	譯詩 3 首	23
木石心	旅途之後◎托馬斯·哈代	24

評介

張索時	詩的使命	24
墨 韻	論敘事的時空與方式	27
吳開晉	詩藝的純熟與多樣化	29
隱 地	詩的糾纏	30
郭宗忠	突破“異化”的禁區	32
馮 冬	描述陰影	33
劉耀中	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皮烏斯	34

詩訊

詩 訊	封底裡
封 面	天柱山剪影／陳長青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 州)
葉維廉 (加 州)
楊 牧 (台 灣)
張 錯 (洛杉磯)
羅 青 (台 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 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杜風人 (紐 約)
陳耀祖 (越 南)
西 牧 (多倫多)
蔡克霖 (南 京)
塞 遙 (紐 約)
朱彥潤 (加 州)
資中華 (廣 東)
謝 勳 (三藩市)
包 苞 (甘 肅)
王克難 (爾 灣)
林明理 (高 雄)
伊 尹 (洛杉磯)

■張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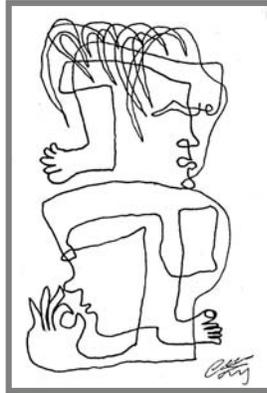
別了，商禽

(1930-2010)

從來沒有人
去測量天河的斜度
也沒有人
真的去探究一張歪了的嘴
曾幾何時竟歪成
禽鳥起飛的仰角
雖然帕金森症
預告了你將遠去的信息
還是沒有人
願意相信你就是
傳說中的那隻鴿子
說飛就飛
而且飛了便不再回來
難道這也是你超現實的手法
以傳統唯一的方式
告別人間？

沒有人曉得
你究竟飛到哪裡了？
此刻，在重讀你的詩集
默誦你奇詭冷冽的詩句時
我們才恍然知道
你早已越過夢或者黎明
越過逃亡的天空
在比超現實還要現實的世界裡
卸下了一切（包括翅膀）
自由自在地
任你飛翔

2010年8月加州



選自《用腳思想》插圖



轉自《商禽世紀詩選》



轉自《用腳思想》



轉自《夢或者黎明及其他》



■陳銘華

在時間中旅行

——懷念商禽或者其他

在得悉他終於成功地從這個即將毀滅的星球逃亡出去後的一個多月裡，一直想寫一篇他愛寫但沒有多少人願意寫的這種詩來懷念他。如今人們喜歡寫分行卻行行皆比水蛇卵還長的東西。不過，他大概正與地球背面的陽光同行，不在乎我們分不分行了

他當然不在乎！據說臨行前幾年他就開始清理記憶丟棄累贅，為壯遊作準備。而我還處於拚命儲存雜物，不知何時纔到達用腳思想的階段。所以仍能記得那是一個七十年代的夢或者午後，南方一個烽火連三月或者三年的小書攤上，在一本橫眉冷對門或者天空的《六十年代詩選》裡，我認識了他

但他不認識我。那時候，和談在西方，戰鬥在東方，和平獎頒給了戰爭販子，世界變得更加荒謬……我只好在獄裡默誦他的〈長頸鹿〉，幻想去動物園守候的那一天。直至他聽說在台北後現代的塵囂中，我找了幾間舊書攤都沒找到他奔跑的影子時，便忽然出現送給我兩本他的詩集，話很少，不像和後生小輩見面，卻彷彿是闊別多年的滅火機和火把

我們其實沒有太多的交往，詩刊僅收過一次他的〈雞〉，由於自己也很久沒聽到雞叫了，便趕緊買了一份人壽保險。這之後呵大連再見，他又送給我一本詩選，話更少了，彷彿所有形態的生命不增不減，不生不滅。唯沙特和死亡對立，但沙特和他無關，只諾貝爾有，有人提名過他，雖然沒有結果。幸而沒有，黎德壽有份的，諾貝爾獎就只能回到木炭、硝酸鉀和硫磺的原始狀態。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罣礙，我們自在地在時間中旅行，或許再會，或許不

2010年8月23日洛城

■李雲楓

殘片

1
我今天邀請一條魚共進午餐
它表情羞澀，穿著華麗的外衣
它在我十歲那年死去，在一場大火之中
我告訴它我的生活，告訴它那棵在我
 軀體內生長的樹
當然，也會告訴它我昨天去看望海了
並且將它帶回，裝在瓶中
它一直到現在依然安靜，在玻璃之內
 遍體幽藍
我準備酒水，在魚的注視之下
我對它說，這是一個愉快的中午
它滿臉微笑，快樂的像一個天使

2
那條魚對那隻鳥說，大麥哲倫星雲
 離我們只有十五萬光年
我們有三種方式可以到達那裏 夢境
 記憶 或者死亡
那隻鳥露出了微笑
因為它知道，它離死亡只有三釐米的距離

3
我看到水離開地面 看到影子獨自行走
我看到隕石墜落 火焰升騰
我看到樹木在竊竊私語，看到有人
 停在路邊
他穿黑色的外衣 頭顱卻已消失
我看到所有的夢境都已成真，天空
 陰暗，群鳥紛飛
我看到一群人在荒野奔跑
我看到他們的面孔如銅鏡
冰冷 似呼吸近在咫尺
我們是你的疾病，他們說
我看到聲音泛出淡紫色的微光
我看到了遙遠的星空，我看到自己
 重新回到了那裏
我看到了一雙眼睛，深邃且明亮

我的軀體
躺在濕暗的地下
長滿蛆蟲是當然的事

我的靈魂
等待上帝的判決
若是罪孽盈盈
我將墮落地獄
若是人性完美
我會逍遙於天堂

我的軀體
讓它回歸塵土
只有活著的人才去哭它

2010年寄自越南

■石羚

活著的人才哭

4
下雨時，那些人都走了
他們說去看雪，要到很遠很遠的城市
要在天亮之前趕到那裏，在雪
 變黑前的黎明
我看著他們慢慢飛起來，消失在
 雨中，我聽到有個人在哭
我看到斷續的聲音如火閃滅
我站在這裏，在一個陰雨延綿的午夜
 黯然神傷

5
那天 一隻鳥對我說：我要給你一個星球
那裏只有沙漠與海洋
我要將你囚禁在那裏，永世不得離開
陪伴你的只有你的影子
那隻鳥穿著黑色外衣，在午夜時站在
 我的窗前
它的眼睛深不可測
它的面孔讓我想起久遠的夢境
破碎且毫無光澤

2010年9月寄自北京

■吳迪安

他者

這個客體，存在的意志
不是我，分得那麼清楚
也不是你，半隱半藏的東西
事實和存在，保持著距離
我看見，這還不行
要到達那裏，摸一摸
說說話兒，在一塊兒
這是歷史和命運的廣場
這是山頂上的聲音
我只是一塊肉，一個骨節
它整體的、宏大的
具體和細緻的
你只是毛細血管
它一個心臟
存在，像海洋包圍著陸地
浪和海嘯，捲走單薄
岸邊的搭建物，一切廢物
我的屍體，你的屍體
也歸於——
黑黑的，或說是藍藍的一塊

吊鐘花開了

今年的吊鐘，它的眼珠子
特別大，特別鮮
一股子水漾在裏邊，特別愛憐
特別嫩，空氣潮濕
粉紅粉紅的身子，探出頭
三兩天彎下來，立在空中
薄薄的肌膚，一碰就脆
一碰就流出來，當心！
在空中，一個正月
紅裏透白，白裏透紅
水靈靈的吊掛，正月裏
從飽滿到飽滿，嬰兒似的
姑娘似的！
這個過程，全憑你細心
你記錄！

威爾士

現代都市人

在兩種生活之間乘坐著飛機

不久前

嚴力到過英國威爾士的鄉間

發現那裏的羊群

一覺接一覺地睡著

草則勤奮地一寸寸地

直接長進了它們的嘴中

威爾士的鄉間鑲嵌著不少城堡

有的繼續生長有的繼續枯萎

生長和枯萎都有為之感歎的歷史

而古代繁衍下來的人們

一如既往地喝著城堡周圍的啤酒

廚師們則輕鬆地用以前的菜式

安慰著現代人的食慾

鄉間

有著繼續翠綠的繁榮

威爾士某個詩獎為了經得起風浪

是在 2008 年的一條船上宣佈的

馬達聲中全是女詩人的聲音啊

她們握著信封裏的獎金

臉上充滿了繼續用母愛出航的情懷

威爾士還有一個男性詩人

多年之前被按在紐約的巨掌之下

心臟裏溢出來的威士卡

被命名為狄蘭湯瑪斯

他曾比西部牛仔更快地

從跨間拔出了詩

擊中過摩登世界的瓶蓋

但還是喝不過工業文明的殘酷

在威爾士

嚴力有個很懸崖的想法

也許那個叫做馬蹄鐵的酒屋

就是為心靈中還有峭壁的人準備的

儘管他只像閃電那樣走了一次

卻以上癮的姿態把裝滿了海風的杯子

打包運回了中國的上海

所以你看

雖然通航在兩種生活之間

但從車間裏製造出來的物件

離天然而成的脈搏越來越遠

電器產品的依賴者

譬如嚴力

雖然不斷散發出

用綠草來充電的感慨

但已搬不開

異化在都市裡的機體

2008/6

輪胎和稅收

童年的後座上

家庭的車身可以避震

外面有兇險的攔路虎

在守候即將推出的輪胎

它們將粉碎你

各種溫暖的避震知識

甚至你自身的氣囊中

也會湧現出一個甚至幾個

風雲不停翻捲的中東

腐敗的道路設置

將教會你體驗鬼能推磨的

神奇運轉

無論你被裝在哪種車上

無論社會是什麼形態

無論方向盤在誰的手中

操作歷史連續劇的

總統首相們

都會向你收取旋轉生命的

費用

感恩節

如果你的童年是在鄉村度過的

那麼成年的時候，即使你在城市生活

你的靈魂也是鄉村的。我是

今天下午才明白這一點的。我明白

我的靈魂是有侷限的。它容納的東西

究竟有多少？忽略的東西究竟有多少？

我全然不知。對道德過於關注，

對瑣屑過於敏感——如果不是

自由的教育，我可能會在關鍵問題的

答覆之中搖擺自己的身體，彷彿一個

在大風之中搖擺腦袋的男孩——

甚至沒來得及搖擺，一陣大風就把我

掀翻在地。地是軟的，臉沾著沙礫。

沒有出血。我甚至忘記喊叫或者哭泣。

等我哭泣的時候大風已逝，而母親

卻以為我的哭泣是因為吃糖的慾念

未獲滿足。我吮著手指，有滋有味，

不知道未來是什麼東西，不知道風是

什麼東西，不知道這所孤伶伶的房子

為什麼存在——南面一望無際的曠野，

北面一片腐朽的楊林，東面一輪

暗紅色的月亮，西面一叢蒿草的蟲鳴。

他害怕風嘯——他不知道這是風嘯——

他以為這是神秘的無中生有的怪物——

他不明白母親嘴中的名詞是什麼意思，

只是被母親嚴厲的表情嚇壞了。表情

就是名詞的生動注釋啊。他哭得哽噎，

好像一根火雞骨頭卡住了喉管。

我打量著他。是給他一塊水果糖轉移

他的注意力還是任他充分享用成長的

恐懼？我的心軟硬不吃，但是淚水

卻湧了出來。鄉村的風吹了過來，

淚水在雙頰凝結，並且一皺一鬆地痛。

一皺一鬆的痛與心臟的痛是雷同的。

2008.11.27.11:25 哈爾濱

■遠方

羅浮山二首

1、

真不該差點忘了
這才是中國的土特產
可惜在北美多年
我只見到雲遊的和尚
邊打手機
邊阿彌陀佛
不知道兄道弟們
也跨海行走江湖
拿洋文憑嗎

2、

我來了
葛道長
當年讀《抱朴子》
我們有約
這些年慚愧
不長見識只長煩惱
正想當面討教
你老挪過去一點
不是說坐而論道嗎

注：羅浮山在廣東惠州，乃中國道教名山，東晉葛洪修道於此。

2009年8月于惠州

天柱山二首

1、登天柱峰

山下已敲響了退堂鼓
我深深地吸了口氣
慶倖又一次
哄好不聽話的雙腿
目不邪視

■冬夢

一份早餐

一杯咖啡
其苦如墨

火腿雞蛋三文治
其香如蜜

小小的匙羹
將心事攪動

妻問
要不要加糖

啊這回憶
的確需要添點甜

2010年寄自香港

竭力將自己
爬成一隻史前的壁虎

2、纜車1

纜索橫空直上
纜車緩緩移動
我像只初次抱窩的母雞
戰戰兢兢又有點激動
四下張望
尋思著當年
孔雀東南飛的古典浪漫*

*據說天柱山地區是《孔雀東南飛》故事的發生地。

2010年5月31日於安慶

■俞昌雄

爬行中的黑環蟲

我指給你看，這爬行中的黑環蟲
只有兩隻，如我們互相依賴時的樣子
在仲夏，在銅鈴峽，在老去的虎皮楠上
它們搬動雲彩的重負，往高處
遷移，曾經有過幾個瞬間
它們擔心被遺忘，試著用眉間的餘光
提醒彼此幻想，那愈發接近的步伐

黃昏就是從那兒陷了下去
我遞給你多餘的光線，你卻躲躲閃閃
彷彿並不知道黑環蟲還長著隱形的翅膀

答覆：在文成

文成的雨是突然降臨的，從隱蔽處
那個站在廊柱後面的女人也是
我在想著它與她時，你的短信就來了
我能說這是陌生的地方嗎？不能

一切在你看來，都顯得遙遠
前些天我還以為這裏也有海洋
有不回家的水手，或是發呆的車夫
我還想到廣場後面有教堂，在它後面
依舊有人要偷偷埋上幸福的雕像

可這是文成，丁香花只開在女人的手中
即便是偶爾下滑的灰雀，它們
也習慣于圍成一團，盯著孤零零的雲朵
彷彿從未飛過，也從未到來

你是清楚的，我不認為這是遠方
它是文成，就算閃電都可以沉睡的地方
沒有人計較過它的大或小
如果在雨後，你真的一次次想起了我
你一定會來，哪怕是你的影子

我能說這是陌生的地方嗎？不能
縣城的四周立著群山，大海就在偏遠處
暮色遲遲未落，你是知道的
雨停之前，我還不能發出任何聲音

■向明

定 要

有一種聲音總憋不住
就像遇上瘋狗浪的岸邊岩石
定要藉勢猛力反撲

這褲叉邊上的縫線
定要放寬少許，不能
讓我的空間壓縮到勢不能舉

砍掉那些廢話吧
一些敘述的路段太崎嶇
定要人讀來不捨地頻頻回顧

那如悶雷的高調
可以少唱就別再出聲了
難道定要讓倒彩，憤怒成刀斧

歷練過無數高明的騙術
這次他們定要奪我僅剩的麵包
最後，有人哭著離去

2010/6/5

水 檻

——寫我私房的“碧潭”

碧悠悠的這一處深潭
是山海經中單獨留下來的
一座水檻。不是說：
“面有九井，以玉為檻”

美得連西子也沒話講，不時有
醉醺醺的李太白前來掬水月
寶玉哥悄來這水邊私會林妹妹
羅蜜歐和茱麗葉遠來水岸私訪
喝不慣苦咖啡的舊式文人
也來爭嘗文山包種茶的清香

■李斐

時 間

時間沒有腳
卻到處遊走
走啊走啊進出歷史
遊啊遊啊搖向未來
這傢伙最是頑皮
無影無形把人逗弄
只有躺在墳墓的
略知三四

2010年7月17日紐約

掃 墓

他拜罷祖父
順道探訪
中外的鄰居
一座看來尚新
晨曦中的碑石
刻著這樣墓誌銘
他掏出記事部
怎能不慎重長記
(酣睡於斯
別再動氣新詩)

2010年8月10日紐約

也會看到一群時髦的帥哥辣妹
操著不懂的暗語在開點水派對
過動的舞姿把遊船幌動得
藍天與碧水都惶惶不安

要對這兩岸守護的青山致敬
我對這一汪清澈的早年記憶
夠甜蜜也夠辛酸

初潮和澀果都同在這水的一方

2010/6/6

■深谷煙嵐

紫丁香樹

你把時間擰乾
使日子不摻任何水分
再給我一抹燦爛的微笑
我擺擺手
——然後轉過身
走過一個有丁香味的空間
走進另一段生活

我不想影響你生活
使重量加劇
我曾一度貼近你生活
使你理想彎曲
無須疑慮
如果不是月亮不好的記憶
為什麼總蜷縮在你夢角落裏？

我不想往一瓶蒸餾水裏邊
注入有雜質的氣體
只好挺了挺高傲的性格
打圓自尊的領結
和昨天決裂
讓成熟冒一次險
闖入一個領地的陌生和新鮮

我不能影響你的生活
只好與昨日作別
就在作別的地方
載種一株丁香樹
開出紫色的花結出果實
使我在陌生的領地累了
每每回望——
總能感受到它濃郁
它芬芳和花香

2010年寄自北京

■朱鎮西

石頭和沙

是石頭
是沙子

柔滴的東西從不掛在你們臉上
你們離花朵很遠

你們大匠的手
把地球撕開又合攏
你們貼近冰雪
靠近骨頭

你們繁衍生息
不呼喚
沒有驚惶失色
不夢想母胎
不鑽進籠子

你們將血液吮吸乾淨
你們沒有文字

你們走進每一間屋子

名 字

你給我的
——名字
你又帶走
這樣輕
這樣重

乾燥的風癡笑
閃電將天空照得透亮
雷不響啊
水不流
——沒有你給我的名字

想到名字

■林小東

冰 淚

太陽在檢閱
九大行星各就其位
循例報到

太陽望見水星 笑
太陽望見金星 笑
太陽望見火星 笑
太陽望見地球 哭
便問：

你生出最聰明的人類
怎麼會弄得灰頭土臉
地球無言以答
凝固萬年冰凍的淚
一串一串流下來
流到川

流到河
流到海

海，越漲越高
2010/09/2 寄自越南

石碑遍地
恍然走進黑夜的森林
無頭馬馱著我狂奔
——醒時夢中皆是名字

聽到名字
一閃即逝——
渾圓深谷裏一行人
默然無聲
淚流不止

將名字燒毀啊
千尺的高牆下
又傳來了
——名字

■劉波

父親節給父親 打完電話

我瞪腿出生的那一瞬
你在安寧的母親面前手足無措
你拍打著我的哭啼
鬍子拉茬
像期待的老友重逢相聚

兩個男人間的緣份
如窗外的月亮驚飛漫天星雲
後來我知是男人間不變的終生友誼

我們歷經一次次男人的遊戲
歡笑或者憂傷
拍拍肩膀
用煙草和酒飲
無言地曬著太陽
相互致意
那時我就會頓悟江湖的真諦

今天我的電話
溫情如天空閃亮的狂雨
舉酒加額
大海奔湧沉默的欣喜
使憂傷綻放紫陽花的高貴
苦難成為珍貴的記憶
像風吹動我的思緒
閃爍點點回憶
像祝福，像悅耳的感激

2010年寄自日本

■馮冬

夏夜

也有些風了
都是熱的
從黑暗的子宮吹來
帶著體溫
讓它再留一會兒
鐘停在了起點
人已經睡去
只有街燈還在堅持回憶
只有那沒有記憶的
才可以凝視
月光與燈火
飛蛾
不知疲倦地拍打
身體被燈光照透了
彷彿很快樂

騎自行車

為什麼才出來一會兒
天就黑了
如果中午出來
是否會好一些
龐大的建築物在黑暗中隱身
如果我全力撞上去
會不會被擊得粉碎
或者像灰塵一樣被吸收
那些花瓣在哪裡
我在超市貨架後面看到一些
但無法長久跟隨
一個只有一條腿的男人
在地上拉二胡
開始他在街的左邊
我再去看時
他在街的右邊
他如何過街

■小海

金融危機

捲入談話的
是那熏黑的手
夾紙煙的手背面
有靜默的表情和距離
遙遠的臉，是誰在聽呢
是你還是土坡後面偷食的
烏鴉，被懷疑和指責的人與物
都莫名其妙減少和消失了，他們還在
尋找，從存活最古老的家族開始。而尊嚴
就像緘默無語的外鄉人手中玩轉的金幣。救濟
我們大地的那點點星光。黑暗就像令我們
費解的一株神秘的植物。她的勃勃生機
足以讓大地萎頓。可憐的農夫卻要求
烏鴉的保護。我們適時談論它
因為只有極小部分逃脫了那
罕見陰霾。迎接冬至之夜
一年中黑夜最長的一天
孤獨、禁語，這星球
向雪借光，以擺脫
明媚白天的短暫

2010年寄自蘇州

我又如何來到
黑暗的高大的杉樹面前
很多年前
我穿過它們去某個地方
很晚才回來
樹後面有人在跳秧歌
他們在白天還會是影子嗎
我又錯過一個路口
再也無法回頭
如果這時自行車壞了
我將不得不走著回去
在黑暗中

2010年寄自南京

■施漢威

皇城印象

聖殿
曾經萬人朝覲
如今
落拓低調的向我慢慢靠近

城牆外
大軍整裝待發
只等主帥一聲令下
衝鋒陷陣向歷史出發

夜空閃爍過的歷史
已頹廢成斷壁上的苔痕
涓涓香河
見證了朝代的興衰

斜暉掩映的樓閣
嶙峋地顯盡滄桑
後宮佳麗
今朝憔悴誰家？

滿目陰森荒蕪
展開深邈遐思
我竭力架構
巍峨顯赫的昔日景象

2010年4月越南順化

■方華

月亮

親情打磨出的一隻玉盤
溫潤而剔透
如果哪天失手摔碎
它的刃口
將割傷我們的思念

2010年寄自安徽

■李國七

宿命

荷葉一田田，荷花一田田
涉江採摘荷花的那天
突然襲擊，你青春亮麗的容顏
雲淡風輕，千團白雲
美麗的，最後還要萎縮、枯萎
留下近乎無聲的惋惜

我得接受，綻放轉向凋零的事實
我得接受，美麗終究將淪為過去
女子采荷，荷花一田田
宛若是昨日的事
卻已飛向回不來的方向

留下的，不過記憶的一些烙印
或幾行佚名的句子
屬於私人的隱私記錄
回首時候，不過是一聲
近乎無聲的歎息
既然如此，今天的經歷
流淚或火燒雲的愛情
又有什麼關係？

若是必須遺忘

一件事，我要你知道

你必須知道
掛在樹梢的水晶月
在最緩慢的秋天漫遊
你必須知道
火爐的灰塵
與開始伸懶腰的樹桐
全都收藏我們愛過的烙印
有風，更加嚴重的是味道與氣氛
某個低落的時刻
組合成不可按捺的思念

好，你是可以

■朱楓

早春室內的 第一隻蒼蠅

它從窗縫裏爬出來
天生一副不討人喜歡的樣子

“早死早轉生吧，
下輩子轉生個好動物！”

“啲——”
“老天，請原諒我不夠仁慈。”

2010年寄自山西

一點點、一涓涓的
停止愛我
我一樣
演習同樣的模式

若是必須突然遺忘
別來找我
我相信我已全然遺忘

若你覺得等待風起帆鼓
經過我們的生命的系列流程
瘋狂的緩慢而你決定攔我在岸邊
相信我，只要你說清楚
就再也沒有勉強與牽強
我會尋覓另一塊綠土
我的陽光島嶼

若宿命我們勢必在一起
糾紛以後還是回到甜蜜
每天重覆綻放與凋零的節奏
已經不是愛，而是生活

若是必須遺忘
一件事，我要你知道
遺忘不是最佳方案

■許文舟

播種 ——題同名油畫

春天，畫家們都聚集在巴黎，喝
一種叫憂鬱牌子的酒，然後想像花
紅柳綠。

米勒也從巴比松出發，帶著畫，
準備到巴黎碰碰運氣。他的筆很粗，
畫不好巴黎女郎細腰紅嘴。他的
畫在巴黎行情不好，吃的住的，要
靠鄉下愛人耕種瘠薄的土地供給。

他回到巴比松，陽光很好，有升
起來的水汽，變成嬌羞的露滴。三
兩個農民，正在播種，繫著粗布圍
腰的女人，是米勒的愛人。

姐姐妹妹的種子，依次從農民手
裏，撒播出去。種子入土，等待，
是農民一生最難挨的時間。身後雲
朵密集，雲朵等著風，風等著農民，
播完最後的種子。

這塊畫布，米勒不用花錢。
乾燥的泥塊，添了一筆又一筆，
米勒交給德洛羅什的作業裏，注滿
大量同情的色塊。

2010年寄自雲南

■魏鵬展

飲 茶

嘈雜聲中的寧靜和悠閒
圓形中的等距
高談闊論與竊竊私語互不相干
背後的對話只是配音
喧鬧聲中的字句清晰可聞
兩碟點心不是主菜
一杯鐵觀音有笑聲的親密
為你倒杯茶
聞一聞茶香
忘了都市的氣味

2010年7月28日香港

■方浪舟

救護車

他標榜自己是愛國者
去哪裡都喜歡駕駛救護車
車裡坐滿著年邁的英雄
英雄們桃園結義過
稱兄道弟打天下
一生想出手時就出手
不在乎什麼交通規則
更不在乎什麼普世的遊戲規則
不管紅燈綠燈
它都可以橫衝直撞
只要打著救死扶傷的旗號

他標榜自己是愛國者
去哪裡都喜歡駕駛救護車
車裡坐滿著流氓
誰越是發狠做惡
誰就越算為老大
鳴笛越響
路上的人流車馬越會靠邊站
這個時代不得不為這批流氓開道
不管紅燈綠燈
它都可以橫衝直撞
只要打著救死扶傷的旗號

他標榜自己是愛國者
去哪裡都喜歡駕駛救護車
車裡坐滿著大盜
認準財富的目標
還怕什麼國庫官倉?!
不管是白天或黑夜
如入無人之境
誰會懷疑其中的安全與公平
不管紅燈綠燈
它都可以橫衝直撞
只要打著救死扶傷的旗號

他標榜自己是愛國者

晨風輕輕地吹
昨夜夢裏依稀如客
你喚醒了
鄉村的嫋嫋炊煙
你敲響了
城市趕路的鐘聲

我知道
你的脚步
和黎明一起勃發
我知道
你的日子
和朝陽一起上升

2010年6月於合肥

■
卞
國
福

晨
風

去哪裡都喜歡駕駛救護車
車裡坐滿著有文化的太監
他們不斷搶救已死的偉人
試圖用偉人的屍體與語言來壓死活人
不學無術卻拍賣哲學
不聞道解惑反而偽造歷史
這個社會因此損失了寬容與正義
不管紅燈綠燈
它都可以橫衝直撞
只要打著救死扶傷的旗號

他標榜自己是愛國者
去哪裡都喜歡駕駛救護車
車裡載滿各種各樣的病症與隱患
在如此豪華的醫院裡
將如何醫治你我的貧窮和苦難
欲哭無淚時還是打錯了針吃錯了藥
痛不欲生時投告無門訴說無主
公車私用之後
活人會被當作死人送入火葬場
不管紅燈綠燈
它都可以橫衝直撞
從而擾亂世界的秩序與文明

2010年寄自墨爾本

■寒山石

那個最愛 我的人去了

空椅子

想起老家 就想起窯洞
就想起牆角的椅子上
年邁的父親
吸著廉價的香煙
一臉笑容

每次回家 走進窯洞
總是第一眼看見
那把陳舊的紅椅子
靠在牆角
靜靜 空空
空成揪心的疼

總是後悔 沒能把它
與父親 一併
埋
入
黃
土

父親的背

一張木犁
曲曲折折地
耕作

一把鐮刀
起起落落地
收穫

一架山梁
硬硬朗朗地
活著……

2010年寄自陝西

■ 達文

詩人

1.
詩人演講完了
他的腰桿筆挺
撐起了整個初夏週末的藍色夜晚
大飽耳福的聽眾
擁抱和感謝主持人與他
感謝他的精采演講難以忘懷
感謝他的嗓子清亮激越百聽不厭
衷心感謝大駕光臨希望下次再來
入睡之前人們還在一直回味詩人的禿頭
2.
這時候詩人如卸重負
零星的煙圈隨意飛過屋頂
他用鼻子唱歌
然後眯眼想童年
想森林和成群嬉戲的少女
想到無法再回球場冒充足球後衛
最後想到天外
港口的班船開走很久了
霧色路燈一直亮到天明
3.
雨水淋漓的早晨
詩人醒來
走到街上聽聲音
聽市場和廳堂的嘈鬧
聽車子沙沙地碾過道路
聽到雲與雲碰撞 江河的嘆息
聽出霧靄內外潤物的風語
聽著地心裡岩漿沸騰
他淚流滿面

2010年洛杉磯

■ 夏野

無題

登高極目
流水流雲流輝
有霧又無霧
何去尋題？

——自題

1.
日照不歇腳的山嶺喲！
風暴不達標的光輝喲！
灰蒙蒙的妖風淫雨喲！
一群哭喪棒的寒鴉喲！
一群無窩可歸的野狗喲！
一群貪得無厭的惡狼喲！

(嚴酷冬天會過去何用憑吊
持久的期盼死亡也能越逾)
2.
日頭——僧子手
一舉手
沃土血淋淋
記憶的指南針
如實 誠懇 沉靜
大森林
說人話 唱愛歌
3.
紅帽子
紅頭繩
天之驕子一代代
灰帽子
守門狗
偷偷摸摸金銀運出口
黑帽子
爬格子
真話假說假話真說一籬籬
白帽子
舞裙裾

■ 謝勳

二分法的嗜好

獨裁與真理總愛靠邊站思想的
潔癖讓其他的聲音不得不消跡

情愛與佔有像膠泥獨鍾感情的
邏輯老是選愛恨的此岸或彼岸

連圍繞我們的電子也在有無的
兩極游離現實由二的指數模擬

黑白啊涇渭
極簡了邏輯

2010年加州

蠱惑人心的雙駝峰

4.
小麻雀屋簷下
吱吱呀呀鬥嘴
弱智？呆癡？憤怒？
迷霧 撒謊竊竊私議
油嘴滑舌
山寨主
5.
“上課了！”
時代的荒誕
書本的荒誕
驕陽舉火
那裡黑暗那裡放火
閃爍著 耀眼宇宙
遺下發了霉的埃塵

2010年9月13日
於新澤西山野新村

■ 蔡克森

九月的蒙古高原

九月的蒙古高原

起伏的
蒙古高原
九月裏便飄起了大雪
億萬支白色小蝴蝶旋舞著
彩色雲朵早已逃遁
土撥鼠早已躲進山洞
寒風不停地呼嘯
猶如我們心底的歌聲
銀色的
蒙古高原
是凸起的冬之聲韻
似蜿蜒的弦琴
迸射冷光之鏗鏘
大汗鐵騎曾這裏集結
征討、殺戮、擄奪、佔領
此刻又在哪裡

高遠、柔靜
蒼茫、厚重
沉思般的畫卷
一翻到九月
便開始了受孕

九月的蒙古高原啊
是我迷失的世界
如果向著無邊走去
便會忘掉一切

野餐：在巴彥戈壁灘

不必細問有幾多鹿味山珍
我們在巴彥戈壁灘上野餐
大塊金子般的巴彥戈壁灘啊
恰似偌大的果盤，蒙古包
是擺進盤子裏的，飛落的大雁

牧人們送來酥油和乳酪
還有摔交、長調和射箭表演

野馬，一群群踏香奔來
駝鈴，一陣陣這裏搖響
給世界詩人增添了道道甜點

詩人一個接連一個
朗誦著剛剛寫好的浪漫
狂歡一浪推動一浪
像戰役勝利之後的酒宴
啊！《蒙古秘史》續入新篇

騎手

——回贈葡萄紫、資中華和馮亦同

我們都是騎手
在時間草原上馳騁
我的詩句還留存馬蹄上
等候著噠噠地錄音
而傳送來的激情地合聲
猶如支支多彩的弦鈴
空氣中燃燒的顏色
數大草原的晚霞最最迷人
在百慕達上獻技
哪一位不是撓勇的將軍
我喃喃地思索
天色又漸漸黎明
我們的馬頭齊齊地向東
該會有歲月累累黃金

鄂爾渾山谷

鄂爾渾山谷
誘惑著我的心
豐美的牧草
遍地的羊群
輕盈的柳林
無名的花木
坡地濕漉漉的

雁群低低飛過
炊煙高高升起
一座座蒙古包
飄來一陣陣酥油香
我看到了一隻鷹
緩緩地走來

正午的陽光
微有漣漪
寧靜的甜蜜
將我滋潤
在詩的大地上
享受溫馨
誰要大聲讚美
整個世界
都會傳來回聲

哈爾和林

廢都。修葺後的城垛最引人注目
城內荒蕪，再不見當年之威儀
僅有新的廂房裏黃衣道長念經
和小賣部陳列的哈爾和林的模型

時有鷹上空盤旋，與我思緒為舞
走進城內，成吉思汗早已離去
彷彿我們都像擦肩而過似的
眼前白皚皚雪山，可以作證明

弓箭。駿馬。馬頭琴。
穿透。賓士。彈唱。
已是整整的八百年了
我只抓起一把，你生繡的塵土

*哈爾和林，是13至14世紀蒙古帝國
首都。

成吉思汗

勿認為我是喜歡你才會畫你，每當北方的寒流
是從蒙古高原始來，朝著我這座城市迫進的時候
我才會想起你名字，很古老的很古老的似颶風
我終於在九月的蒙古高原上，夢見你的容顏
鼻樑低低，顴骨高高，雙目犀利，虎背熊腰
馬匹並不高大，鬃毛蓬亂，怒吼搖動草原和山谷
我踏上你故土，閱讀比繁花還要多你的故事
也彎弓百步穿楊，撫摸蒙古包，模仿你春天的溫柔
九月開始，你便開始暴虐，像又策劃著新的戰爭
我可不喜歡你總善變臉，善用野蠻的武力威脅世界

2006年10月蒙古

開首各風東向

——女詩人詩輯

■鄭玲

古老的痛苦

人老了 口說淡泊
但白髮蒼蒼的腦袋裏
多有詭思
總是祈求那最得不到的
——不是權力 不是榮名
而是強壯的身體
強壯的人是一支回力鏢
命運將他擲到老遠的地方去
他又能颯颯地飛回家

家是什麼 可能是不復存在的故園
但它絕對是
被幸福的追光照亮的過去
家是什麼
是鳥兒醒來的黎明
是人性最終棲息的地方

所以說 鳥倦飛而知還
我的林子呢 在世界的盡頭
在雲遮霧鎖的那邊
而我的羽翼和腳
都被歲月上了刑具
飛機 火車或輪船
於我 都祇是夢魂的召喚

有人說
當今有種房子汽車
無論你怎樣動彈不得
都使你如坐春風
真的有嗎？即使有
那也是大富大貴的專利
要緩解這一古老的痛苦
平民中幾人能夠？
何況我雙膝劇痛

跪不下來
不能向任何東西俯首
2010年寄自廣州

■逸雲

行為藝術：砍頭

閃 閃 閃
電子鍵四射光亮
啊 啊 啊
砍下的頭顱在歌唱

蛇髮女墨杜薩
被砍了
身體扔進廚房裡
腦袋擺到聖桌上

哦 哦 哦
多傻呀，帕修斯！
一枚碩大的原始生殖器
從立體交叉的天橋上
裸體跳下
被一輛拖車輾碎

耶 耶 耶
划開她的胸膛
心房裏找不到一滴血
可憐的墨杜薩
你石化他人的魔力
竟來自你身首的斷裂

嘶 嘶 嘶
雄蛇揮舞著舌箭
在一灘正在凝固的血泊中
盤繞扭動著的鱗鬚絞啊絞：
為什麼文化和自然如此被顛倒？
從什麼時候起
一具完美的子宮變成了一桶腦漿？

唏 唏 唏
女性神秘論
她額上長出了陽具角
天機一絲洩漏
大地的陰道便封凍了

斷頭 斷頭 斷頭
新的被剝奪者需要另一場革命
萎縮 萎縮 萎縮
讓她充滿預言的頭埋在錯誤的方向
得——啦 得——啦 得啦 得啦
豎琴手奧菲斯
身軀雖然被那些貪婪的瘋子撕碎了
頭卻唱得比任何時候都更加美妙

輪換 輪換 輪換
男換女 身換頭 子宮換大腦
不 不 不 不
砍斷 砍斷 砍斷
不 不 不 不
……

交媾 交媾 交媾
維尼斯和阿多尼斯，阿波羅和
戴安娜，莎士比亞和弗吉尼亞
嗯 嗯 嗯 嗯
砍斷的頭顱們一起頌唱：哈利路亞！
至高無上的智慧
墨杜薩！

註：2004年2月16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三十七歲的優秀教授格倫達·維提姆博嘎，在家中被她的一位名叫馬克·斯蒂芬·格洛洛三十八歲的男學生砍頭謀殺了。然後，兇手赤身裸體地開車上了15號高速公路。凌晨三點一刻，在聖巴那地諾縣的加洪高點，他縱身跳到一輛大拖車前被壓死了。一位知情同事說格洛洛想跟維提姆博嘎教授發生性關係，被她拒絕了。這場悲劇真是一齣令人難以想像的生活模仿藝術的表演。
2010年洛杉磯

■王克難

海 港

一隻獅子站哨
亮得憂愁
灰而靜止

戰地的氣味
只有三十六個年輕人
留下來埋葬全城被殺的人

海洋不能忘記
雖然波浪
一次又一次
將沙灘漂白

香 艾

樹沒有之後
灌木盡在
空氣運用夏天的神奇
黑莓，藍莓，紅莓
笑聲如波浪
鄉村音樂詢問綠燈和長的手指
頭髮依戀舞蹈
在沒有動詞之後

再見春天

小雨下著有線電視收視網
和天空並不相稱
四月天氣
收停車費的女工作人員
在沙灘上
別升起啊，汽球
天空擠滿昨日開始的星辰
木板道上盡是手推車

2009年爾灣

■張耳

城 鐵

哪兒來的這麼多人？年輕人？都是
獨生子女？攀緣而上的各式建築
幢幢疊幢幢，重重復重重
把北郊沿線的這個早晨隱秘地塗成紫色
購買門檻，有軌交通，大容量公交
火山噴發式地人上人下，取消以前以後的
空隙，只有現在，只想現在，只為
現在，上班族沉默著，看窗外，看地板
也有人看報，看課本，玩遊戲，隨身聽
消磨青春的鐵杵，為了在將來
連理的窗簾上

刺繡更新的樓群。“前方到站
商場，燕莎”，點睛之後
這些披鱗的宇廈就會飛起來
在李素妍之後，也在嫦娥之後
依然讓我很羨慕。“前方到站
公主墳，白雲觀”，神的後裔是我們
鬼的後裔呢？耗盡自己的灰燼
不在下車的行列中。除了月臺上
那個姑娘的白連衣裙，看不見雲
也沒看見公主——
神肯定不在了。“前方到站
黨校，五七幹校”，積雪的臺階
“前方到站人民公社”，那些人
“前方到站碰頭會”，難以落腳
“前方到站東方紅”，當初的
“前方到站東交民巷”，黃昏閃耀
“前方到站八國聯軍”，不止一層胭脂
“前方到站頤和園”，只有
“前方到站永樂大典”，塗抹
“前方到站智化寺”，精華的精華
“前方到站五色土”，足足最早
“前方到站團丘壇”，讓著雲彩
“前方到站玉蘭酒”，不知道一個時間
“前方到站燈市”，詞語枯萎
“前方到站邸報”，叫一聲
“前方到站紫禁城”，我們不再說什麼
“前方到站宋禮、泰甯侯、蔡信、楊

青、蒯祥”

“前方到站大都蕭牆”，開鎖
“前方到站金中都”，甚至鐵器
“前方到站南京”，重複的柱子
“前方到站薊門”，依舊隔著山林
“前方到站幽州台”，獨愴然而涕下
“前方到站居庸關”，是山
“前方到站薊城，琉璃河”，
黑暗中的鎬，陶井
“前方到站夏家店”，根芽
“前方到站大東宮，燕丹”，
溫暖互相推委
“前方到站東胡林，北墊頭”，
鳥兒還在樹上
“前方到站周口店”，撞擊的火
“前方到站北京灣”

一小撮男女徒步，自帶火種

2010年寄自華盛頓州

■林明理

風吹來的時候

我好想念我的小米園……
充盈的，是你陽光的赤誠，
搖著夢，凝諦，想把你密封。
祖靈啊，如果我能夠
讓你像野百合
從空谷的霧中飛揚。
縱使無法捕獲的，是交織的夜，
前方，是沉沉的椰林，無獸。

我在黑暗中稍稍回頭，而
你只能應唱揮手。
永不消逝的雨雲
還像無幽咽的天空流過。
金針山的晴時陰
已吹化了春天的甜容，
迴旋在我的雙臂花田中——

太麻里之夜啊，請留給我生命的尊榮

2010年寄自高雄

■明迪

彼此之間

有一陣子你沒有護照，你躲在山上種小白菜，那是有人過海關帶來的種子，很細很細的只有瓷器的故鄉才有的那種青白菜。你沒有時間去超市，即使去了，那些白人也不知道白菜可以這麼小，味道可以這麼純淨。哦這份純淨來的可不易，從地裡拔出來後你沖洗了多少遍。

有一陣子你沒有性別，你在不同場合戴不同的帽子，不同的墨鏡，甚至去了群交俱樂部也面不改色心不跳，你坐在角落喝茶，看群魔亂舞如同看猴子猩猩，突然看見一頭染過的金髮，“呸！”你出來了，三天沒吃飯。有一陣子你雙目失明，反倒目光如炬，行走如飛。

後來你有了藍皮護照，可以去地球上任何地方，但每到一個地方你都尋找瓷器餐館，點的菜讓老闆頭痛，薺菜，菱角，蓮子，百合……“密斯，這裡是墨西哥，哪裡去找紅菜苔！”世界上的肉都是一樣的，唯有蔬菜長得有個性，哪怕換了土壤，但你饑死了也不回到長江邊。

你的伊薩卡在彼岸，彼岸永遠在前方，過了河它就在下一條河的對岸。於是你學會種木瓜，藍草莓，牛油果，有時你去山下買很貴很貴的脆棗和無花果，解童年的饞。晚上，你坐在沒有開墾的山頂，看那些不用護照就可以去的星座，隨便摘一顆下來，切成片或切成絲，涼拌。

■王露秋

春日短章

之一

慵懶地睡著
一山的雲

日頭一一將他們轟起了床

雲影印在山坡上——
床上漸漸消逝的身形

晨光中，我的睡眠漸漸
合攏

之二

清碎的鳥鳴
如纖纖玉指撩撥
我倦怠的思緒之弦

滿山滿谷的野花
聽得如醉如癡

之三

透過眼前一團狂飛的
碩大的草蚊子
湖之上，山之上——

日頭正落得有聲有色
03/15/2009 加州

■莫云

小詩四則

聽 蟬

蟬聲，淅瀝如雨
穿透記憶——
淋濕童年的夏天

枯 枝

即便春風不來
也要攘臂
抗拒一整個天空的陰霾

滄 桑

滿牆剝落的漆屑
紛紛……下了一地
沒有詩意的雪

初 心

那怒流的春汛啊
正是我心底
冰消澗溶的回聲

2010年寄自台北

■雅捷

一雙草鞋

一雙草鞋
在教授房間裏誕生
按照老父親在澧水邊穿過的式樣
裁剪新婚妻子在沅水中洗過的衣服
用一雙寫過文化專著的手
精心打製而成

這雙別緻的草鞋
彙聚了兩股彩色的河流
散發芷草蘭花的清香
穿上它就穿上了數十年蜿蜒的足跡
穿上它就穿上了回家的路

拍張照片發給大洋彼岸的兒子
草鞋就成了祖國的藝術
成了稀世珍寶
閃爍奇異的光芒

教授，怎麼就想起打草鞋了呢
手指被布條勒出了血泡
你還笑得那麼開心？

2009年寄自湖南常德

■木石心

離歌

會有一匹馬
永無休止奔跑在血色江上
會有一個如夕陽細長的女人
遙望土地的遼闊與硝煙

你的頭上可以懸掛著一把利劍
你的眼睛裏刻滿一百種慾望
男人的戰爭
把一座城市作為戰場
驕傲與掌聲盛放在祭壇上

柔軟安置在堅硬殼內
與夜間的睡眠
而你眉間掛劍，血濺梵天
不滅的渴望
把火焰一再地點燃

披著戰士的盔甲
你還要奔跑多遠？
揮劍，旋轉
霸王的楚歌是不是
你夢裏的離殤？

而那遠處的一葉身影
只有月光出現的夜晚
她才如水墨暈開紙上

2010年寄自香港

■王茜

一個女人和一株植物

一個女人
愛上一株患病的植物
已有十七天了

她還不知道植物的芳名

只記得
一個有點冷的秋日
她轉身
望見那垂喪的枝葉
盡乎哀怨地伸向她
彷彿在等她收留

於是女人帶植物回家
她溫柔又靜默地擦拭
每一處
潔白的蟲卵
給予植物，另一次呼吸
和心跳

女人為植物朗讀
伊莎貝爾·阿蓮德的《感官回憶錄》
那是部情慾之書
而她總是
帶著情意綿綿的柔軟
向植物傾吐
全部愛意

有時
她們也一起
聽爵士樂或法國香頌

植物在陽光下綻放
女人在一旁跳舞
它們一起等著太陽
等著夜晚

逐漸地
綠色的植物
帶著癒合中的傷疤
在女人的房間生長
而女人，也一同生長
並揣測著
如何像另一株植物那樣
與救回的這一株
相愛

女人想：“植物與植物之間，會
如何相愛？”

它們是否
也會像女人和植物一樣
帶著幽幽醉意
說著綠葉和泥土的語言

在某個轉身的日子
純潔的去愛
愛無言的、被拋棄的軀體
愛衰敗中
孕育的生機

2010年寄自北京

■王妍丁

看不見的憂傷

你能否理解一座城的孤獨
所有美妙的記憶
都停留在多年以前
豁牙的孩子 被泥巴弄髒的
風箏的翅膀
陽光 麥田 水渠
在草叢裏戀愛的蝓蝓
還有那些彎腰
收割生活的人
他們都是那種老實得
不太會撒野的人
偶爾放開手腳
也不過是一個把另一個
放倒

大地是多麼愉悅
閉上眼睛 也看得見
它敞開的乳房
羊舔著飽滿的嘴唇
小小的牧鞭 揚在天上
像驕傲的油菜花
清香 甘美

是誰把它掛到了一彎月上

這巨大的畫框
一天比一天瘦小
溫暖像流失的土地
而孤單和倦意
卻像高樓
林立

2010年寄自北京

■西楠

足

從南方或者更南的街口開始，
去遠方，還有更遠的地方
裸露的枝丫，山脈平穩呼吸
嚎叫的風
歲月流轉的雨——

如此，雜亂的交響
無法書寫一種結局，那麼還有一千種結局
錯過在尚未錯過的一步之間

繼續以蹠骨聆聽教堂——
高塔裡古鐘的嗚咽，地鐵——
隧道中落泊的首席提琴手，肌腱
也生長眼睛——
凝視龍舌蘭潮汐般的渴望
也生長嘴唇——
但絕口不提，貪婪，或者夢想

從南方開始這長征
這放縱，這磨難，這享樂
這痛，這樣荒誕絕倫的
句點還是篇章

只為向上彎成
一張弓，尋覓
一支箭，徒勞的射向——
友軍的盾牌

2010年寄自倫敦

■談雅麗

想念黃島

許多黃昏我想念那個漂浮在大海之上的小島
想念島上蜂鳥閃爍的翅膀
晚霞在沸騰的海水中滾動，奔跑的波浪
帶回你閃閃發亮的船隊

許多深夜我想念你海崖深紅的三角梅
暗夜裏它們矣乃一聲，發出神秘的合唱
月光從海水中浮出，照到了你
明朗空闊的海灣，海灣的駁船如一只
傾倒的酒杯

它流瀉這美酒如絲綢一般的湧動

許多清晨我想念鳥卵一樣瑩白的貝殼
想念九月的飛鳥，在高空平穩地滑翔
抖擻，看見它們翎羽上陽光反射的紅光
彷彿你將嘴唇貼在我身上最柔軟的部分

許多下午我想念海灘遺落的腳印
我們赤腳徜徉、奔跑，和著海風吹動的笑聲
島上忽降的陣雨，細密地落向海面
如你撥動我的心弦，但親愛的
你卻聽不到我胸腔裏，磅礴而溫柔的震盪

無數晝夜我想念你的黃島
那裏的枝橙、藤蘿、回聲和細浪
我想念你海水氾濫的白天，晚潮退隱的夜晚
想念愛在很久以前藏身于大海的深淵
現在，它就要被一個海邊尋寶的人
金幣一樣地拾到——

2009年寄自湖南

■依雯

心中一夕話

不是唐朝
不是宋朝
而是資訊科技新年代

沒有預言
沒有記載
突來天災的名叫痛心欲絕

不再尋夢
不再奢望
好好活著就是贏了一天

一樣的藍天白雲
一樣的綠水青山
生和死在邊緣中拔河

2010/8/27 寄自越南

■劉雙紅

填寫“眼角膜捐獻書”的少女

十五瓦的白熾燈 一眨不眨地
守著安靜的病房 捐獻書
躺在雪白的床單上
她蒼白的臉 如同
一個破損的燈罩
她不再臥著 坐起來
舒一口氣 看一眼
父母 看一眼
角櫃上枯萎的紅玫瑰
這通往愛情的大門
看一眼 捐獻書上
十八歲 青春的名字
笑了 她笑了
母親笑了 父親笑了
三個背影疊成
一株凝固的三葉草
印在白雪一樣的牆壁上
三雙手攢在一起 與
剃光頭髮的腦袋
組成太極圖的黑白兩點
青筋凸出 血管清晰
窗外 一隻蝴蝶
朝內望了一下 飛走
再望一下 又飛走
翅膀碰響玻璃 一小撮

灰塵散落
門外 白玉蘭走過
她的眼睛使勁地
美麗了一下 美麗了一下
燒碎了一個安靜的圓

2009年寄自湖南

■秦華

採石

最首先
像一些蝴蝶
輕輕落下來
男人們的身上儘是粉霧
彈頭一般的怪物呼嘯著
穿過厚厚的呼吸
在一些船一般大的鞋邊
啪嗒
碎下來
很多腳從這些碎石上踏過
很多風
夾雜著汗腥味兒漂泊
遠處
停著太陽的帆
更遠處
長些綠綠的草
亂石中
顯得比頑石更不屈不撓
原本就是要將大塊艱難砸開來
把深情的希望
展現出來
把一個真實的自己
轟隆隆
傳出來

■海煙

春之詩

一、
沒有驚動太多蝴蝶

你為我準備好三月的江南
準備好粉紅的胭脂
和蔥綠的羅裙
我在露水裏居住下來
在玉蘭的高枝上，反覆愛你

二、
有什麼聲音在水面走動
碰碎三尺深的冰
那幽深的一片蒼翠
在琥珀般的雨水裏
搖晃著青春的影子

三、
仍舊有幾處陣積的刀口
和一些來歷不明的動詞
像無數疾憤的血液
沖洗著薄薄的歲月
沖洗著形跡可疑的悲傷

2009年寄自重慶

■陳葆珍

那縷陽光——給學子楊光

28年前
一縷陽光
帶著莘莘學子的希望
從我身邊
輕輕拂過
我目送著你
默默叮嚀：
不要停在小丘細澗
照遠點
那邊還有高山大江

年復一年
你穿透雲霧
照亮了生命之路
讓路
越走越舒暢
28年後

你遠渡重洋
來到我身旁
啊！這一瞬間
照得我心裏
亮堂堂

2010年7月21日紐約

■胡麗燕

慾望懸垂而下

兒時，母親會把鍋巴捏成飯團
千中挑一弄上一小碗瘦肉
高懸在樑上 拉開與我的距離
誘惑懸垂而下 我時常抬頭仰望

饑是能夠將小小慾望無限放大的
竹籃晃悠 纜繩吱呀
天黑，搬凳及踮起腳尖
拉近或接觸是每天偷著幹的事情
得償所願 挨批算什麼

而今，冰箱或者館子準備充足
房樑沒有籃子的位置
誘惑被壓縮直至忽略不計
如一粒微塵沉入身體

只有偶遇某個踮著腳尖的孩子
他舌頭打圈 歪頭思考的樣子
兒時的誘惑就會姍姍而來
我以一絲微笑 配上踮起的腳尖
抬頭仰望 意猶未盡

■冰花

那個夏天

粉紅的連衣裙
劉海齊眉
短髮齊耳
長長的睫毛

圈閱著兩汪水

唇紅沒抹
胭脂不擦
套雙粉紅絲襪
穿上丁字涼鞋

悄悄離家
默默尋覓他
靜靜坐等在
他可能出現的小巷

他來了
我臉兒緋紅
手腳無措
說出的話沒頭沒腦

他走了
晶瑩的淚花一串串
在他身後灑落……

■步 鴿

雪山與大水

1
在熱惱瑣碎的生活裏
突然我想起一座雪山
突然我想像自己升空萬米
在這樣的高度
心已像詩一樣化了
而白雪不化
晶瑩、完整、純潔、清寒

城市裏什麼都有
風霜雨霧、易融易變的雪
還有一週前在紐約刮的兩股
龍捲風，善於製造新聞
引起噱頭、抓住眼球
捲去捲來各種流行
雪山卻早已絕跡

2
你說，諾亞方舟是一把
大型號的簸箕
掃起拯救了一堆垃圾
從垃圾繁衍垃圾
從黃金時代到白銀
到黃銅再到黑鐵時代

你說，大水請把我沖走
不要留我在這艘
污穢的船！

大水請把我沖走
對這人間我已無眷戀
亦無怨恨——啊，或許都有
我只想靜靜地找個地方平復

我想我會帶你去最近的河岸
看看哈德遜河溫柔的十月
看啊，沒有一絲河水用來詛咒

我想我們會一同祈禱
用一杯茶和一下午流水時光
沒有電音和冷氣

■黃岸賢

薑 花

過去
隱匿在鄉間後院雜草叢中
因你的幽香
而尋著你的芳蹤
今天 站在花店的水桶裏
你不矜貴
也不登大雅之堂
被插進花瓶
昨天綻放
今天凋零
殘敗枯萎
只肯給我留下
片刻餘香

◎同向東風各自開◎

——讀洛夫《雪樓小品》

伊 尹

加州的七月確實很熱

洗衣店裡
顧客紛紛站在那個不涼不熱的
風扇下
拿著可樂
而我手上
正捧著溫哥華的雪
雪落無聲
而且還會越落越厚

雪落無聲

追 溯

現代的遊子
想家時總會望月
然後會問李白
為什麼將這千年的病漫延至今日
李白說：去問月亮
月亮說：去問古井
古井說：去問神農氏
神農說：我把一顆種子埋藏在
一個神秘的地方

2010年洛杉磯

——越南城市街道素描

文錦寧

每天
城市的心臟腸肚
都顯得那麼
親親密密
車輛們
嘩嘩啦啦地鳴著笛
擠得水洩不通的一條
長龍

塞 車

交通警衛的哨子和指揮棒
總沒法解開
它們過度親密的
糾纏

■杜風人

鏈拔河

一場滂沱大雨 朦朧醉眼
驚見 一座患腹瀉的城市

大雨大開大閘地傾瀉 沖洗
海市崛起的一幢幢高樓 澗滌
區區牌高豎起的叢林廣告
昭昭聳聳捧腹傾瀉 消耗銷費
傾銷瀉價 塊狀排洩的鏗鏘告白
沒有止瀉藥的後現代

上吐下瀉的股市
高鐵地鐵高速公路神速網路
磁浮傳遞基因突變的神奇易妙短信
催促工廠們加班大量複製大腸桿菌
把江河滄海當茅坑
真格瀉後痛快的現代

不諳官商數理的天文學家正舉頭數著
三萬七千多塊飛揚太空的垃圾①
跋扈而缺天字的文學家也正低首細數
中華大地字字珠璣的當下 不亦快哉

一彎慢慢變小的上弦月②不敢吭一聲
默默沒入千古蒼茫的雲煙
霍亂的中原 神州已無神
什麼也沒看見

直腸子的煙囪們 拒絕彎腰
堅持巴金最後的遺言
吐出一條條沒有鎖的鏈

掙扎鏈上的 GDP 慾望沒有密碼的
文明衝突 沒有千秋業孽
煞那生存的唯一理由
是栓緊心靈零件的螺絲

放眼全球化的碼頭堆滿物
天網恢恢的網路佈滿名

■雷默

致陳銘華

2010年6月初，美籍華語詩人陳銘華來寧，我們再一次相見。匆匆一聚，夜色中各自離去。

因為漢語，因為詩
我們再一次相見了

多少年了？
那是一九九八，你來南京的

嗯，十二年了
彼此打量著。握手，已是多餘

你說那一次有好多詩人
我說這一次還是詩人

一樣的美酒、燈火
畫舫，滿載著月光

不一樣的是什麼呢
除了金融風暴，除了摩爾定律？

秦淮河映出滄桑的面容
明城牆，依然一聲不吭

2010.8.28 南京

江山的風和雲 八千里路
傾暢 嘔名吐物

現代文明城市瀉下的一條鏈
上古人心中的一條悠悠小河
在吾杯中 拔河

①天文學家說：火箭人造衛星排洩在太空有三萬七千多塊垃圾。

②美國天航研究發現，月亮慢慢變小。
911-2010 國殤日

■輕鳴

無題小詩五首

一
飛來，從更新世
石鏃攜響，將風景萬年
串成旋轉的連環畫廊

定格

二
未來的夢催化藍色的冰川
花燭猩紅
嘶嘶吐著火舌

三
自己的臥房
背負，兩極奔波
被四方的太陽凍傷

四
永遠不醉的陶杯
碰碎
落幡飄出巷深酒肆蔥郁的古香

五
亂石紛揚
悶雷直落空谷

勾回積重的時光
一指

2010 寄自馬里蘭州

■余問耕

相 遇

——敬悼韓國詩人許世旭

〈華文是宜於抒寫東方情懷的方法〉*

十五年前聆聽
新加坡國立大學裡
世界華文作家大會中
您以
從容不迫的神態
抑揚動聽的語調
清晰新鮮的理念
表達了您的希望：
世界各個角落的詩人
包括非華人
不妨試試用華文寫詩
觸引起多少的共鳴

會議結束後
自由活動的晚上
電梯中與您相遇
來不及深談
您我就各赴各的約會

第二次與您相遇
在台北
也是在電梯中
您我這次同樣的來參加
創世紀詩社 50 週年慶
談起九年前的往事
您還問我越南的詩友還好嗎

北京樓的晚宴中
不是因為您是詩壇四大飲者
向您敬酒是敬重
您
一位寫華文詩的韓國詩人

如今看著相片中的
您
我忽然想到會否
有一天

兀立億年於不倒
幾曾何時
力挽狂瀾的山神啊
難消似水柔情
淘盡了
一世英名
你尾隨弱水三千
放下心頭大石
一路拖泥帶水
催枯拉朽
花草樹木都叛離你而去
舟曲沉冤
生靈活埋
禍延百姓

豪氣干雲蔽日的昔時山神
為民柱石
牧牛羊而建柴房
拾梯田而興水利
義薄雲天的高高在上
今日拘泥
同流合污
竟一致於如斯田地
豈能讓你繼續橫行
十億愚公
一個大禹
誓要將你就地
買起

2010-08-22 加拿大

參加詩會
我又會在電梯門打開時候
與您相遇

*〈華文是宜於抒寫東方情懷的方法〉一文乃詩人許世旭於 1995 年出席第二屆世界華文作家大會時發表之論文。刊載於《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特刊》第 56 至 58 頁。

■彭國全

汗 泥

——新移民和沒身份的人

漂泊
在世外桃源
之外，在恍如隔世的異域
陌生得 重覆一千次
還是陌生的土地
找不到可立一錐之土
來萌芽

樸樸的，風塵樸樸，我唯有
以身上的
汗泥，種植
（要長葉，開花，抽穗的）
希望。

澆灌我的汗水
摻合著淚
澆灌我的淚水
摻合心血。

沒有寸土屬於自己的
異域，淺淺的
汗泥裏
根，不敢汲取腳板下土地的滋養
伸無可伸
畏縮在皮骨之間
暴凸青筋

百花難辨，瓣瓣咋舌
驚詫我的筋是不是根？
萬木瞠目，葉葉卸落
驚詫人為何視我為異類
難道要歸入花木同類？
花木驚詫得恍如隔世
啊，我，一隔再隔
是隔了兩世？

2010 寄自紐約

譯詩 3 首

■約書亞·梅西甘

◎殷曉媛

這裏

■J·阿林·羅塞爾

午夜馳騁

路燈舔食著前方的夜色，舔食著
夜的獸皮上那條白線，也舔食著
起伏伸展的柏油大道，它無窮長的
舌頭

分叉伸向前方；它的影蹤
躍向涵洞、樹木、經過的卡車、
一個標誌

堅持認為心跳等於清醒的生活
但也許它屬於某人
永遠沒有出生的孩子。我讓風的利刃
穿透我，並唱出

“比蒼白更白的影子”，
沒有世俗的理由，想想不可能
存在的事物
和人，以及這是否就是
速度，風、歌聲、我心深處的咆哮
淹沒了時光那混雜方言的哭噪。
有希望向上攀登直到脫離過往；

“希望”這個概念一出生就是個
死胎，帶著絕望、莫羅反射，
尚未僵硬的雙手鉗在我脖子背後，
讓脖子上剩下的遲鈍毛髮統統立起，
以古老的方式向缺席致敬；向
從不捫心自問的空氣
致敬，而從來不從道德的後視鏡
回望。我遊戲般加速，
不知道是什麼讓我渴望離開，
我試著熱愛的人、地點和事物。
是什麼將我再次推開，讓我瘋狂加速
似乎要趕赴一個永遠為我保留
一席之地地方，一個空間
那裏面的人們會擁抱那些
我還不敢面對的事物。

什麼也不曾改變。一切都帶著
“歡迎”的標記，
一座小山、一群奶牛、山頂
乳白的小房子，
有購物中心和雜貨鋪供人們採買，
還有一家餐廳，一些人去那裏用餐。
去到哪裡都是這番景緻，
鬧市區也不會呈現給你太大的驚奇。
每到秋日露點總是降低又升高。
瑩白的雪，綠色的蓓蕾，青蔥的
草坪，鮮紅的葉子，瑩白的雪。

沒關係。這就是他們的希望所在。
雖然往往，
映入眼簾的總不能全攬入懷抱。
但又似乎一切都歷經了些微的變遷。
是人們變了？房屋？田野？
還是天氣？
抑或是那些街道？或是這
林林總總的一切？
一切都沉靜不動，直到開始變遷。

小山

與磨坊相鄰的蔥蘢小山，
在清淺的小溪對面，它們都比
看起來還要近，
等待，它們亙古地等待著。

雨淅淅瀝瀝。細小的牛尾菜對於
蒼蠅也似乎
和近旁怒放的紫丁香叢一樣巨大。
而雨的節拍漸弱。

在嗡嗡作響的磨坊旁邊靜默的小山上
在渾濁的小溪那邊，它們都比
看起來還要近，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
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
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
，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
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
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
，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
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
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
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
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
、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
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
刊編輯部：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等待，它們亙古地等待著。

玻璃眼的蟬在菩提樹帳篷般的綠帷中
在三塊瓦亮的石頭上方。蚜蟲
迷戀著甘醇的氣息
那香味是由樹的黃色花瓣散發。

一隻小鳥用刺針試探一叢潮濕的獸毛
羊齒草傻傻地點著頭，當她把它採擷
一些東西在某處塵埃落定。

與磨坊相鄰的擁擠的小山，
是我們最美的墓園，美麗而不妖嬈。
在這裏每個生靈都是貴客。

陽光在這片綠地上覓到一個
光潔的柚木盒。

而爬滿地衣的石塊邊上開滿勿忘我。
到處都是天使的娉婷之姿。

與磨坊相鄰的擁擠的小山，
是我們最美的墓園，美麗而不妖嬈。
在這裏每個生靈都是貴客。

譯自美國《詩》2010年2月刊

旅途之後

◎托馬斯·哈代 作
◎木石心 譯

我來到這裏，為了一個無聲的幽魂
此時，它的奇思異想將引領我到何處？
在懸崖攀越往復，直至我徹底地迷失，孤獨
不可見的深海塞壬海妖們使我敬畏不已
我不知這之後你將會在哪裏
可你卻又無處不在，將我圍繞
栗色的發，灰色的眼
如玫瑰暈紅的臉龐時刻閃現

是的：我終於重返你舊時的棲息地
循著你的足跡，穿越那些年月，消逝的風景
你會怎麼道盡我們的往昔？
越過這黑暗的領地，是這裏嗎？
就在這裏，我失去了你
夏日把甜美交到我們手中，秋日卻將它又一次地奪去？
你說呢，如果這份美好能從開始
一直延續？
然而，且不管時間如何底嘲弄
一切皆已黯然落幕

你帶領著我一直向前
回到我們曾經無數次流連的地方
在那一個晴天，美好的時刻
瀑布的上方，雲蒸霞蔚，水珠閃爍
低處的山穀，空遠渺渺的聲音傳來
這聽起來就像是四十年前對我的呼喚
那時你活力充盈
而現今我恍然跟隨的，卻是如此單薄的魂靈！

晨鳥開始妝扮自己，海獅懶洋洋地伸展身體
可他們看不見這一閃而過的是什麼
親愛的，很快你又將與我分離
星星們已將百葉窗關閉，黎明披著白色的紗朦朧地來臨
相信我吧，即使生命無情，我毫不在意
我來到這裏。不，你會帶我再次來到這裏！
我永遠如是
那時我們欣喜充滿，花朵鋪滿小徑

詩的使命

——再評北島答記者問

◎張索時

當代著名詩人，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北島（趙振開）在2009年歲末獲中國大陸設立的第二屆“中坤國際詩歌獎”。事後就此次獲獎接受記者訪問，訪談內容涉及中國傳統詩學，而北島的解答顯示他是一個最不适合解答的教授詩人。

記者：“目前中國詩歌的問題，是否與中國目前詩歌翻譯的頹勢有關？而不少西方學者可能認為，正是因為翻譯的介入，中國文學包括詩歌失去了其中國性。”

北島：“以前我還挺迷信這些西方學者，現在看來都是陳詞濫調。恰恰是由於翻譯的介入。文學才變得豐富多彩。甚至可以說，翻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份。我的美國作家朋友（也是我現在的詩譯者）艾略特·溫伯格（Eliot Weinberger）說得好，翻譯的黃金時代往往也是詩歌的黃金時代。（以下關於中國譯詩頹勢的大段評釋文字，從略）”

記者：“而更多人認為，中國當代詩歌與傳統發生了斷裂。”

北島：“依我看，中國詩歌千變萬化，只要仍用漢字，所有的‘基因密碼’都在其中。這就是我們和傳統詩學的內在關聯。不過斷裂往往也是必要的，否則就會出現類似近親繁殖的現象。”

在這兩問之前北島答了記者的另一問“不久前參加‘香港詩歌之夜’的美國著名詩人蓋瑞·施耐德在香港說，現在的中國詩人和詩歌太注重抒情，而忘記了詩歌最要的功能之一是批判，中國詩歌是否真的在喪失這種功能？在中國，詩歌的批判性主要可以表現在哪些方面？”他說：“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主要是審美，而審美如果沒有足夠的批判與反省意識伴隨的話，就很容易變質，變得矯飾，濫情甚至腐朽。”他同意施耐德的觀點，並從現代詩的由來進行闡釋：“自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現代詩歌正是在與工業化引導的現代化進程的對抗中應運而生的。遺憾的是，如今很多人都忘記了這一基本前提，甚至提倡復古走唯美的老路，那是根本行不通的。”

北島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是“審美”。這個解答錯得離譜，所以是荒謬的，因為“文化精髓

”是一種理念，而審美則是一種行為：風馬牛不相及。審美——審視創造激發美感的純形式（如樂、詩、畫、雕塑等藝術作品）所表現的美。審美，在此，意為仔細觀察。順意則賞收，逆意則拒斥，如是而已。審美既屬行為，而行為豈有變質之理?!北島竟然自我迷誤到審美會變為腐朽，可見荒謬到滑天下之大稽。北島的無知徹底否定他的教授資格。

北島所說的“現代詩歌”，通常稱作新詩，又名白話詩，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產兒，以成數計，新詩的歷史九十年了。新文化運動是文化領域的辛亥革命，旨在建立適應辛亥革命所帶來的民主共和政體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文化體制，實現文化的現代化，根本不是什麼“自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現代詩歌正是在與工業化引導的現代化進程的對抗中應運而生的。”自誕生以來，新詩以雄風凌厲之勢，迅速而全面地佔領了原屬古詩的天下。

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是什麼？中庸。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藝術形式是詩。這“詩”，當然指古詩，但古人所認識的詩的使命，卻符合新詩及域外詩觀：“詩言志，歌永言。”（《書經·舜典》）永通詠，歌是可唱之詩。志、情、意，三者一也，詩言志，意即詩的使命是抒發情意。世間沒有不含思想的感情，也沒有不含感情的思想。抒情等於言志等於立意，而意有立必有破，詩的批判意識是含在情志之間的。恐怕是民族性的作用吧，華夏崇尚中庸美，希望詩做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詩的批判大多表現得含蓄而委婉。宋人張俞寫道：“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襟。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也有直斥其非，雷霆萬鈞者，如白居易：“定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用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做地衣！”各有各美。然而詩以雋永為高，直斥不如含蓄，白居易《賣炭翁》的千古名句多麼耐人尋味：“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錢願天寒。”

儘管在有北島加入譯詩者行列的二十

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文學翻譯的黃金時代，中國的詩和詩人也注重抒情而遺忘詩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批判，儘管美國詩壇上也沒幾個詩人記得詩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批判，北島和蓋瑞·施耐德均批評畢竟是與詩為善的，不過說了等於白說，因為北島堅信詩“純屬個人想像，自我認知自我解放，無組織無紀律，不存在任何外在的強制性與侵略性。”

對於記者引述的西方學者的看法“正是因為翻譯的介入，中國文學包括詩歌失去了其中國性”，北島沒有明確答出，本應明確答出，“是”或“否”，而他關於翻譯文學的妄談，實質上默認了這一事實。西方學者的邏輯是：中國文學包括詩，由於翻譯的介入，一味模仿外國，以致失去中國性。北島的供述是：“翻譯文學是本國文學的主要組成部份”，我們以作為本國文學的翻譯文學為師，非但沒有失去中國性，而且文學“變得豐富多彩”。

結合他對下一個問題“而更多人認為，中國當代詩歌與傳統發生了斷裂”的解答，北島的態度完全明朗了，中國詩走定了只用漢字，切斷傳統，以譯為師之路。

姑且不論“翻譯文學是本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份”實乃貪洋之功據為己有，足令萬國騰笑的奇談；姑且不論不斷裂傳統的歐美詩人沒有一個近親繁殖的畸兒；我只論一論中國的詩傳統萬不可斷，一旦做了北島的俘虜，中國詩便淪為用漢字寫的譯詩。

西方學者看出中國當代詩與傳統發生了斷裂而失去其中國性。中國性指什麼？我以為是指古漢語詩獨有的神韻和氣派，而中國當代詩又沒有創具自外於洋詩和古漢語詩的另類神韻和氣派。鑒於古今中國詩同用漢字寫作，古今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多有類同，而古漢語詩已為用漢字寫詩的中國詩人樹立技法比洋詩早一千年，成就比洋詩更輝煌的榜樣，中國當代詩不可能切斷傳統聳立新的巔峰，只有洋古兼修才有可能站立在巨人的肩頭。

詩的神韻與氣派源起於詩人的才與情

。才情先天的、神秘的生成固屬難得，後天的才情並舉的鍛鍊與陶冶更是造就異能之必需。若要才情化為詩的獨門神韻與氣派，潛心研習詩家的典範之作是必修的功課。詩人成為詩家必得經歷和不斷重複如下途徑：模倣——潛修——融匯——創格。詩的神韻即為情的風味，而詩的氣派即為情的風範。上古稱詩人為風人，官家采風，訪的就是詩，採訪民情，藉以探知民間疾苦。

中國古詩，就其優秀之作而言，給世界詩壇展示這樣一種情感風味：哀樂適中、雅正醇厚、勁健內斂、勢薄雲天，從而亮出端凝沉靜、沖和穩妥的大家風範。它們所反映所體現的正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淳樸飽滿的中庸之美。二十世紀了不起的美學家海德格爾說：“詩在於表現自己和隱藏自己之間。”

請閱李商隱的七絕〈夜雨寄北〉：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
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住在北方的朋友給時在巴蜀作幕的李商隱寫信問他何時北歸。李商隱以詩代簡，乃寫下〈夜雨寄北〉。詩說：你來信問我歸期訂了沒有。讀信時巴山夜雨漲滿池中秋水。語涉雙關，夜雨隱喻來信，秋池隱喻詩人如池中秋水。那麼，末句也是雙關，“巴山夜雨時”轉喻讀信時激情澎湃下百感交集。詩人深厚的友情，受困於環境有志難遂的萬般無奈萬般苦楚，一信激起千層浪的詩情，我的一枝禿筆寫之不盡，且容列位細品。

童叟皆知、家喻戶曉的孟浩然名篇〈春曉〉引人無限遐思，而它只有淺白的二十個字：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
夜來風與聲，花落知多少！

本篇包含五種景物：詩人、春光、啼鳥、風雨、落花。詩人從一宵酣睡的黑甜鄉醒轉，落入四處鳥啼的春朝。春光明媚，鳥聲清脆，他在充份享受大自然的

賜予。然而同時他從處處啼鳥警覺有異，引起他想到昨夜風雨：群鳥是為風雨落花而啼。亂瀝的、非比尋常的鳥啼提醒了昨夜。說到底，鳥本無情，詩人移情於鳥，而有風雨落花之嘆，或者詩人敏感於鳥啼而啟發了他的合理想像。〈春曉〉呈示大好春光裡並存的一榮一衰——人、鳥與落花在對置。這起因於兩種力量的對抗：春光和風雨。榮與衰分明息息相通。風雨摧花，驚了春鳥以致處處啼，反襯出人的感情深度。而人正如鳥，只有嘆惜悲傷的份兒，面對落花，徒喚奈何，甚至人不如鳥，麻木度日而後覺。詩中的“花”引申而為流光和一切的美。那麼，惜花就是惜流光，惜美——嘆花如自嘆。

杜牧〈金谷園〉詩，也是傷春，他竟聽出鳥的情意：

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
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墜樓人。

金谷園距洛陽六十里，西晉首富石崇超、超豪華的花園別墅。大官孫秀看上石崇寵姬綠珠，求據為己有而不成，於是生恨矯詔來抄金谷園捉拿石崇。綠珠見狀跳下金谷園高台，先石崇而死以酬主。香塵是以前富貴人家房中薰燒的沉香（又名沉水香）屑。豪富巨室也用它撒在台閣的地面上。金谷園的繁華景象並綠珠貞烈落花般飄逝無蹤，逐香塵而去，逝水流走一切，唯有草綠表示著春天。本篇妙在傷春與吊古合寫。香塵，兼指綠珠墜樓化作的塵埃；草綠令人聯想綠珠精神。落日、東風、怨啼、飛花，在為墜樓人綠珠舉哀。引申而言，年年有落花，不知有多少綠珠遭逢不幸。詩人傷春，實為千古紅顏一嘆。

李商隱詩〈莫愁〉也寫幻覺，但那是幻境之幻，情極而入於幻：

雪中梅下與誰期？梅雪相兼一萬枝。
若是石城無艇子，莫愁還是有愁時。

李商隱夤緣戀上失寵於唐文宗的歌舞嬪妃盧飛鸞、盧輕鳳姊妹（詳見拙作〈里

爾克晚年傑作二首解謎〉——兼論李商隱名篇〈淚〉，載《新大陸詩刊》114期），已故台灣成功大學教授蘇雪林從李商隱九十餘首詩歸納出他的戀妃哀史。盧氏姊妹不肯招出一隻不明來歷，實為李商隱所贈玉盤，雙投宮井殉情而死。詩人為此肝腸寸斷，痛不欲生，餘年一直沉溺於對仙逝情人的幻戀，堪稱古今無雙。而他只能用隱喻暗示法寫詩記錄這段千古罕有的生死戀。他用傳說中的洛陽女子，嫁為盧家婦的莫愁做盧妃的代稱。又由此莫愁過渡到竟陵石城的莫愁，本篇所詠莫愁是石城莫愁。南朝的宋有〈莫愁樂〉曰：“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蘇雪林先生指出石城莫愁的來歷與她和盧氏姊妹的關係，但並未講解這首悼念盧氏姊妹的〈莫愁〉詩。

二盧殉情後，癡戀的詩人睹物思情，情極而幻生。“梅雪相兼一萬枝”的梅花，使他幻想這是他生死不捨的情人來了。梅不畏寒，勇鬥風雪，暴雪狂風中怒放得前所未有的鮮艷和繁盛使他認定此非他的盧妃莫屬。於是一念閃過：莫不是來赴我的約會吧？可是一幻未平一幻又起：若是石城無艇子，還是載不來她們呀。幻見幻識打造出超現實。

紀弦（路易士）先生創立的中國現代主義，其核心思想是“抒情的放逐”，亦即西洋所謂以 showing 代替 telling。早在杜甫筆下已經已經有了，如〈江南逢李龜年〉：

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本篇作於湖南潭州，在唐代宗大曆五年（公元770年）春，杜甫在世最後一年。李龜年，唐代著名音樂家，能歌善舞，深受唐玄宗李隆基的賞識，供奉內廷，經常為王公（如岐王李範）大臣（如殿中監崔滌，即崔九）獻藝。安史之亂時逃離長安赴甘肅靈武，玄宗之子肅宗李亨授官左拾遺，諫阻罷相房琯而得罪，貶斥出朝，忠不見用，開始漂泊生涯。

大唐盛極而衰，轉折點是安史之亂。這兩枝大唐之花，杜甫、李龜年亂後重逢於江南，同是天涯淪落人。詩的“基因密碼”寓於三四兩句。以“落花時節又逢君”暗示杜甫、李龜年，一個受貶斥而不用，一個受忽視而不用，相遇如落花。靜水深潭。明著寫景寫實，暗裡訴哀訴怨，暗用屈原〈涉江〉的句意：“鸞鳥鳳凰，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朝堂兮；杜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簡簡單單的十四個字揭示所謂中興的假象。

詩是最經濟的文字，蘊藏最豐富的美，而美在思想所由表現的獨特佈置，在抒情體驗的魔鏡般勝境中反映世界。

詩，小中見大，而納須彌於芥子，縮千里於尺幅，卻絕非包羅萬象，而是就詩旨所及，提供最廣闊的想像、思索的空間。美，儘管千變萬化，儘管有人說是神秘有人說是謎，但美在思想，它既蘊藏在文字中，那一定實實在在，之所以看美成幻，全憑魔棒的揮舞，沒有新鮮的詩想，只有新鮮的佈局。詩的佈局，神秘在，或者說謎在，雲中露鱗，真龍隱藏在九霄濃霧裡。多麼空靈的詩，也得給出鱗片，那是識別真龍的窗口。詩，端賴詩人的抒情體驗成就詩的意境，情經體驗鍛造出引人入勝的魔鏡般勝境，體驗就是錘煉。優秀的中國古詩最符合純詩的要求而傲立於世界詩林。

里爾克說詩，等於將詩比作旅行。始點連接上無法形容的終點尚且不盡其意，誓要連接的終、始兩點相互對立，方顯詩家本色。他說：“平衡出絕頂輝煌。”我以為這是西方詩學至高無上的表現。榮幸得很，晚唐李商隱早在1100年前便寫下符合里爾克詩法的華章，五言排律〈擬意〉堪稱神筆。

論敘事的時空與方式

——以張莖的幾首詩為例

◎墨韻

2007年2月，張莖的詩集《調色盤》剛出版，厚厚的249頁，我在子曰咖啡廳收到他親手送給我的詩集，趁校對詩的空檔閱讀，感受他即興捕捉的慧黠與表現小品的詩趣。爾後，他陸續寄一些他在報紙副刊發表的作品，偶爾，與我論詩。2009年收到張莖在世界日報副刊的〈夏威夷二題〉：〈珍珠港夕照〉〈獨木舟〉，2010年一月又收到在自由時報副刊的〈青花瓷〉〈健忘症〉兩首，剛好表現了不同的敘事方式，我便一起討論。

談到詩的敘事方式，讓我想起古人所謂的詠物詞妙在不即不離不黏不脫。不要黏住主題太緊，也不要離題太遠。如蘇軾詠楊花，一開始便說：“似花還似非花”，一種不是花的花，無花瓣，無顏色，簡直無法歸類為花的花，該如何去寫它的豐富思維，詩人又如何使其超然物外擺脫了一般的寵愛與憐惜？

物的範圍，廣義的內容，應包含了人、事、物。因此敘事詩該如何顯現三者的特質，甚至超越“由人及物”的思考模式，從“由物及人”的角度思考，是創意的關鍵所在。

張莖的〈青花瓷〉詠物，不從花器圖案外形上著手，青瓷的生命力也就不附著於外形外象的型塑。容納了更多的歷史，從青瓷裡空出更豐富的內義。〈健忘症〉不從病歷上去刻劃，因此能透出面對生命的自省度。〈珍珠港夕照〉不從事件內容上記憶，卻開放更多思維空間給沉船上空的晚霞去聚焦。〈青花瓷〉詠器物，〈健忘症〉似病非病，敘事兼論人之言行舉止。〈珍珠港夕照〉記遊兼敘事詠史，〈獨木舟〉寫出少數民族的特殊合音，藉以詠夏威夷所見特殊民俗風情。以下先分別討論這幾首詩，再作相互的比較。

從頭開始延伸——〈青花瓷〉

〈青花瓷〉採從頭開始敘述的方式，讓其中的信念與主題意識可以更為貫徹

與堅定。

一開始
我便空著
因為我不是一個容器

我只能用全身上下泛著釉光的紋身
證明自己的存在
並且最終也證明了
空著的理由
我從來不是一個容器
只是裝飾給歷史看

我始終

空著

〈青花瓷〉寫出了瓷的主體性。“一開始／我便空著”“因為我不是一個容器”這是物的自主性與獨立性，外於人與環境歷史的支配性。然而“我只能用全身上下／泛著釉光的紋身／證明自己的存在”雖然，物被人賦予外形外象，卻在只“泛著”二字，反賓為主。證明物的自性發揮。發揮著自我的光彩。由物的存在開始，到最終的“證明”出空著的理由，物是徹底證明了一開始就抉擇的方式。反思人的善變猶疑不定缺乏智慧則在筆墨之外。

第二段一反首段自我主張的方式，以否定句進軍向歷史，對環境賦予的外象，青瓷主動發出深刻的提醒與宣言“我從來不是一個容器，只是裝飾給歷史看。”反向的思考更堅決初志。全詩不僅文字精確承載意念，並由表象觀察透人意義的底層。予人青瓷清朗明淨果決的藝術形象，也呈現卓然而立的態度、執著的信念與氣度。由“不是一個容器”的平靜語氣，進而說“不只是裝飾給歷史看”雙層的否定與顛覆，作者清空一切，由“空”的角度，“無”的角度，歸結出物的自我。由有形有象之外，透視到“無形無象”空之存在意義，顯現

無之大用。使人想起莊子中無何有之鄉的一株大樹，樹立著，自在的立著，不會被作傢俱等其他的用途。無用是為大用的自在自如，亦從空瓶中含蘊而成。

在藝術形象上，青花瓷釉，比起一般的花瓶，更有明清藝術史的代表性。讓人聯想到冷靜理性、鏗鏘有力的聲音，擲地有聲的宣言、不同凡響的理念，在在都不即不離不黏不脫的承載著物可能的性情。

這首詩的時間點從一開始寫起，可以寫出最初的信念、最長時間的堅持，有一種相較於歷史的永恆時間。

由創作動機而言，“空著的”主句一開始便呈現出來，結束時覆頌我始終空著，主旋律的調性明顯而富穿透力。一如音樂動機般，呈現曲目的精神與主調，並帶出畫龍點睛的效果。詩最後說我始終，空著。中間空一行後再強調出空著。作者把握青花瓷的空間感作為寫作主體意識，順勢把握題材特點由詩行的結構顯現出來。

敘事點的抉擇，主要在輔助一首詩的原始動機傳達，加深詩的主旨，凝聚詩焦點，壓縮時間，或延展時間，其間的推移便需要琢磨。這首詩從起筆便開始，是最好的抉擇。

從中間開始壓縮——〈健忘症〉

〈健忘症〉是從中間開始壓縮，讓人渾然不覺迷途已遠。

一直等到雨停後
伸手去收傘
才發覺根本忘了帶

而更嚴肅的是
放晴了
又四處尋找
那個在雨中迷路的自己

健忘不是重病，但時時刻刻找得要命，嚴重時連自己都丟了。但作者卻從一般人消極的觀察中尋找出積極的省思，可謂找之大者，他的詩常在日常生活中發出哲理省思，發揮以小搏大功能。生命無時無刻不在風雨中來去，風雨來時

，我們總希望有所憑藉，我們總想擁有一些外物藉以抵擋，找尋庇護。風雨之來，或許毫無緣由，當初怎麼開始亦不復記憶。

因此故事情節就直接從中段開始，“雨停”後伸手去收傘，不知不覺已墮入健忘症而不自知，到發覺時故事已形成一大半。時間也移到中線，並且繼續壓縮劇情。詩說：“伸手去收傘才發覺根本忘了帶”而劇情在“根本忘了帶”之後，又如何推演延伸？“放晴了”空間環境天候驟然改變，作者說“又四處尋找”，生命不就是這樣，四處尋尋覓覓，重重覆覆，一切都在改變，唯一不變的是健忘不改。與生命相隨或失散的豈只是一把傘的得失？可貴的是終於放晴了，尋找的不只是外物，隨身的種種，相干不相干的，鏡頭裡赫然出現的竟是“在雨中迷失的自己”。似這樣鏡中鏡影中影的寫法，充滿巧思與禪趣。原本惱人的健忘，偶爾遺失的一把傘卻帶來驚心動魄的結局是如何產生的？時間以反向的方式在倒退著，所有物一樣一樣在鏡頭中倒轉消失，開時只是一把傘，倒退著倒退著自己也成了另一把活動的傘了，這樣的運鏡，類似莊周夢蝶，夢蝴蝶與莊周間的物我關係不分彼此。而色彩與內容有些低調，不若夢與蝴蝶翩翩。

時空在雙向互動切換中進行——〈夏威夷二題〉

〈夏威夷二題〉是由空間裡呈現時間感，作者駐足港灣，珍珠港是空間的，夕照卻是時間的，我與相機是當下的，落日流雲是此時此刻的時間，晚霞是現在的，也是一九四一年的。在意象上，聲音與畫面的切換也交替的進行。同樣的〈獨木舟〉的形象是特別的、獨特的、獨自的、私密的、獨一無二的、自我放逐的等等，在結尾時才有可能說“唱不上去的高音”，此詩也以畫面與聲音交疊的方式渲染詩意。在悠悠的夏威夷風土民情中，時間以歌聲的進行式共鳴，自然風景與特有人文交疊出不同的氛圍，非作者可置喙夾白。

珍珠港夕照

望著遠方
緩緩下沉的落日
我與飄過的流雲
和幾隻貼著海面飛過的海鷗
還有那艘退了役的密蘇里號戰艦
全都沉默了起來

我移動數位相機的鏡頭
屏息拍下
那抹一九四一年的晚霞
在亞歷桑那號沉船的上空

獨木舟

船尾漾出的一條水痕

正拖著浮映神秘圖案的倒影
緩緩划入
坡里尼西亞人
男女混聲合唱的波濤裡

一個波浪打來
把我跟著唱不上去的高音
轟然蓋住

相較於〈青花瓷〉與〈健忘症〉，〈珍珠港夕照〉的歷史感更為濃厚，〈青花瓷〉討論自己與歷史的關係，〈健忘症〉寫人生的斷層史。物與人透過時間點去檢視各自存在的意義和現象。而〈珍珠港夕照〉則以空間畫面與聲音之間的切換作為結構進行方式。〈珍珠港夕照〉從視線遠方緩緩下降的落日寫起，然後是流雲和飛過的海鷗在水天相連處的動靜。終於推出退了役的密蘇里號戰艦，這時卻以聽覺的“沉默”將視景與主景統合起來，彷彿所有的動靜皆凝止。隨後又以移動的數位相機再度出發，此刻作者以休止符為屏息的聽覺，作為切換入回憶中視覺景象的前奏。詩說“那抹一九四一年的晚霞／在亞歷桑那號沉船的上空”與亞歷桑那號沉船相對的上空是“一九四一年”的一抹晚霞，晚霞予人戰火的聯想；也帶出眼前的鏡頭

與過去時間的交換。視覺空間的晚霞，竟有時間意義，巧妙帶出聯感意象。

空間變化而言，從作者眼中的落日，到數位相機的鏡頭，是兩種視覺觀點的疊合。空間移動由落日、到海面到沉船、以及沉船上空的晚霞，回到空中。再緩緩的運鏡中帶出過去時間感。全詩在夕照的落幕中，以晚霞勾起了九四一年沉寂的歷史。

〈獨木舟〉是私密的特立獨行的，深具少數民族的屬性。玻里尼西亞(Polynesia，是從希臘語而來，poly 相當於眾多之意，而 nesi 則相當於島)是由位於太平洋中南部，眾島嶼所組成，島嶼零星分佈，人煙稀疏。〈獨木舟〉空間從船尾開始切入漾出一道水痕，正拖著浮映神秘圖案的倒影，這是視覺、動感意象，然後切換入玻里尼西亞人男女混聲合唱，將原先的視覺與人聲合唱交融，將山水的空間感擴充，意象由水中之影轉換至空中之音。接著一個波浪打來則是動感意象，把我跟著唱不上去的高音“轟然蓋住”。

〈珍珠港夕照〉的空間感由空中到水面到空中。〈獨木舟〉的空間感由倒影延伸至高處，再戛然而止。由空間帶出的時間感〈珍珠港夕照〉是緩緩的。〈獨木舟〉則是忽起忽落冷不防的節奏。

結語

就敘事時間空間而言：〈青花瓷〉採順敘，時間是當下的。〈健忘症〉採壓縮時間結構，以中間點為起點，回溯過往。〈夏威夷二題〉則以雙向互動切換中進行，由古今、人我、視聽不斷互動切換中更迭著。尤其是視覺轉向聽覺，聯感意象，讓時空有更大的改變，產生交錯感。

幾首詩以延展、壓縮與轉換互動方式，分別顯現三種時空採樣與藝術效果。

就敘事主體意義而言：〈青花瓷〉由空無證明存在，採反向思考，“空”出意義來。〈健忘症〉由遺忘傘進而尋找雨中迷路的自己，是一種深度的覺悟與自省。〈珍珠港夕照〉作者充份融入珍珠港中，一起沉默，一起在夕照中捕捉

詩藝的純熟與多樣化

——讀《非馬集》的隨想

◎吳開晉

時光倒影，〈獨木舟〉漾出的水痕，將情景交融，尋找著波浪追逐少數民族的神秘圖騰與聲音。〈青花瓷〉雖為物，卻寫出了性格分明的自性；〈健忘症〉從雨中找尋避風雨所在，卻在放晴時反過來尋找雨中迷路的自己，耐人尋味，但鏡頭中人始終在有所失中尋尋覓覓，此首以人與事為主；〈珍珠港夕照〉則以史事為主軸，人物則在一旁靜觀不語；〈獨木舟〉自然的原始的聲浪淹沒過人文的種種，令人震撼。

就音樂動機與全調而言：〈青花瓷〉寫出了物的精神生命；〈健忘症〉驚瞥片段生命的斷層；〈珍珠港夕照〉駐足歷史港灣，掠影浮沉戰艦史；〈獨木舟〉是偶發的海洋之歌小品。

幼時習帖，我們常聽說永字八劃，於是細練八劃功法，等到功夫純熟，發現練就八法不等於練就書法。於是才驚覺筆劃與筆劃間的距離是我們所忽略的。青花瓷空出來的意義，沉船上方的晚霞，轟然蓋住的高音，晴時找雨中我便是這些詩特出所在。其中有時空切換、虛實對筆、晴雨對比等，一些隱在的結構，在筆墨之外，使詩篇更為立體而且變化自然。

2010年寄自台北

非馬先生是享譽海峽兩岸和海外華文界的著名詩人。他從16歲寫詩，已近一個花甲了。前些年系統地讀了他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至新世紀初寫的詩作，曾寫了〈非馬的美學風格〉^①一文，試從美學的高度對其詩作力加昇華；近又讀完國立台灣文學館出版的《非馬集》^②，又有一些讀詩心得，現僅從詩藝術技巧方面談幾點粗淺體會。

人們讀詩，常強調詩的思想內涵和詩的感情，當然，這是一首詩中不可或缺的。但思想內涵和詩情的表達，必須通過恰當的藝術形式，而構建恰當藝術形式的手段，自然是多種多樣的藝術技巧。非馬寫詩，不僅依靠深層次的人生體驗，和客觀物象激發出的濃郁的詩情。而且還著力運用多種藝術技巧，抒情造境，創造多彩的藝術形象。舉一些生動的例證加以說明。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似乎意象說和意境說早已過時，其實做為好詩的單元組成，是離不開多種意象美的營造的，而意境則是古老的東方詩學的美學範疇之一，在西方近現代詩中，是重視意象美的創造的，對獨特的意境美，並不著力，也無此說，但作為中國古典詩和五四以來的優秀詩作，不僅有許多精美的意象組合，而且特別重視對完整的藝術境界的建構，對此，在非馬的詩作中是可以尋到蹤跡的，他是既能把西方現代詩中的意象手法拿來運用，而且還能用多重意象組成一個優美深遠的意境。如他八十年代初寫的〈日落〉一首：

紅彤彤
掛在枝頭
是大得有點出奇

但滿懷興奮的樹
卻脹紅著臉堅持
這是他一天
結出的
果

說紅彤彤的太陽掛在樹枝上，這是多麼美的動人的意象呵！樹又為自己結出這麼大的果而興奮，紅著臉在堅守而不肯休息，這又創造出一個奇特而迷人的藝術境界：試想，夕

陽西下，又紅又大，百鳥歸林，層林盡染，那掛在枝頭又大又圓又紅的太陽，在俯瞰大地萬物，這不是一幅絢麗多彩的落日光照的水彩畫或質感很強的油畫嗎？在這兒，意象美和意境美結合在一起了，類似的佳作還有〈鳥〉、〈太極拳〉、〈日出〉、〈夕陽〉等。非馬是詩人，也是畫家，在詩的繪畫美上是很下了功夫的，這也正是創造獨特意境的藝術手段。

除此之外，非馬創造詩美的藝術手段還有許多，如以虛化實的運用，擬人化，藝術誇張及多種比喻手法的駕馭等。這都為非馬的藝術世界創造發揮了作用，信手再舉幾例：

在虛實轉換方面，詩人往往把沒形體、沒生命的東西使之形體化，具象化甚至賦予生命。如〈台北組曲〉中說中山北路的堵車，是“蠶食了／幾公分柏油路／蠶食了／一大塊撲撲跳動的錶面／蠶食了／有焦焦味道的歸心”；中華路上的擁擠，是“眾多／急驟的／腳／在背後／爭著踩死／每一個／不合節拍的／腳印”，從而增添了無限的情趣。

再如以豐富奇特的想像力運用擬人化的技巧。〈黃昏〉一首堪稱佳作：

你爭我奪
霓虹燈
像一群餓極了
的鯊魚
撕食著
一張張
浮腫的
臉

把霓虹燈描繪成餓極了的鯊魚，撕食那些夜行人浮腫的臉，道出了人生的艱辛與冷漠。把霓虹燈擬人化，使詩作增添了無限的藝術的內在張力，給人們提供了豐富的想像空間。

還有用藝術誇張手法抒懷造物的巧用。誇張是在基本特徵相對真實的情況下，去放大、強化某一物象的獨特功能，從而給讀者腦中打下深深的烙印，並增加藝術感染力，如〈醉漢〉中寫歸鄉人“左一腳／十年／右一腳／十年”邁向母親的步履，即是一種誇張

，但都達到了更本質的真實。再如〈非洲小孩〉：

一個大得出奇的
胃
日日夜夜
在他鼓起的腹內
蠕吸著

吸走了
猶未綻開的笑容
吸走了
滋潤母親心靈的淚水
吸走了
乾皸皮下僅有的一點點肉
終於吸起
他眼睛的漠然
以及張開的嘴裡
我們以為無聲
其實是超音域的
一個
慘絕人寰的呼叫

顯然，對胃的描寫是極度誇張的，這就突現了飢餓對非洲孩子摧殘的慘相，催人淚下。

多種比喻手法也是詩人創造藝術形象時常用的，打開詩集，獨特而生動的比喻比比皆是，如寫老婦額上的皺紋是沙啞的一遍一遍唱著悲慘歌曲的唱片紋溝（〈老婦〉）；寫戀人把臉“拉成一個簾幔深垂的長窗”（〈戀〉）；寫霸權的美國人把禿鷹捉去鑄成叮鐺響的千萬金幣，以金元統治世界（〈禿鷹〉）；如說人心的複雜多變是“心有千千結／每個結／都花花綠綠”（〈五官·心〉）；如形容童年時父親的背是一座“仰之彌高”的大山（〈山〉），寫艾菲爾鐵塔是刺向天空心臟的鐵矛（〈艾菲爾鐵塔〉）等等，都是妙不可言的生動比喻，昭示詩人藝術技巧的純熟與多樣化。

此外，詩人還常以反向思維構思，如著名的〈鳥籠〉一詩，寫鳥飛走了，不是鳥獲得自由，而是鳥籠獲得了自由，這些都是為人稱道的佳篇，可見幾十年在詩藝詩美創造的路上，詩人非馬已登上了更高的藝術之塔。

2010年7月於北京

引用書目：

①吳開晉。《新詩的裂變與聚變—現代詩歌發展的歷史軌跡》。中國文學出版社，2003.11。

②莫渝編。《非馬集》。國立臺灣文學館，臺南，2009。

詩的糾纏

◎隱地

——向明今年有兩詩入年度詩選

臺灣在一九二八年出生的詩人，從三月出生的女詩人蓉子，逐月下去計有洛夫、向明、張拓蕪、余光中、阮囊、古丁、沙牧、文曉村、一夫、彩羽、羅門、丁穎、戰鴻、楚風等十餘位。這些已經八十二歲的詩人，除了作古的五位外（古、沙、文、彩、戰），尚存的洛夫、向明、余光中三人仍繼續在詩壇大放異彩，真是非常罕見。而其中的向明更是奇人，他的創作毅力驚人。在今年剛出版的南北兩地年度詩選中，均選入了他的詩。北部歷史悠久的《2009臺灣詩選》主編陳義芝在編序中說：“向明是前行代詩人中去年發表最多的一位，佳作亦豐。”收入的是他在2009年4月發表在《衛生紙》詩刊的〈有我〉。而在南部出版的《2009臺灣現代詩選》，收入他在2009年元月七日刊在中時人間副刊的詩〈盡頭〉，主編莫渝在開篇話語中說：“本選集，從年初向明疑無路的〈盡頭〉到年尾林金萱的〈奮力划行〉是2009年臺灣詩人們的心靈新聲。”兩本立場不同的年度詩選同時入選詩作的詩人不多，而向明竟雙雙入選，真是得來不易。兩首詩的原樣均附在本文後面，可供有興趣者一覽，現在要談談向明這個奇人為什麼真如余光中所說的“向晚愈明”，創作力愈老愈旺盛。

八十二歲的向明不單是詩創作豐富，他同時也書寫大量詩賞析，而談詩論詩的“詩話”，更是一本接著一本出版。計有《客子光陰詩卷裏》、《詩來詩往》、《我為詩狂》、《詩中天地寬》、《向明和你輕鬆談詩》、《窺詩手記》、《走在詩國邊緣》，以及為愛詩者入門而寫的《新詩百問》，幾乎所有關

於詩的問題，各項疑難雜症，他全給了答案。2008年，他和他的畫家女兒董心如（現為台師大美術系教授）合出《生態靜觀》詩畫集，用一系列六行體的長詩，寫宇宙萬物、寫時間、寫歷史幽靈、寫盡世間一切生態。書的另一面入口，則是他女兒的抽象畫風所演繹出的“識界”及“觀微”系列畫作四十幅。就詩而言，這已是他的第七本個人詩集。而在2009年底他寫了近兩萬字的自傳體文章，題為〈滄桑，我的1949〉，那是他在二十鄉鎮歲月所親身經歷的血淚史，於今年元旦起同時連載在《中華日報》副刊，及中時電子報他自己的部落格發表，一般的反應是精彩得可以拍成電視劇，另有人建議應該加大成為一本自傳，因為尚有很多大撤退時的精彩細節尚未寫進去。向明是一個很勤奮的作家，自從有了電腦後，寫作之事，有如如虎添翼，過去這些年他的所有作品，無論詩文，都是利用電腦這個工具所“寫”出來的。他不用鍵盤“打”電腦，而是用“手寫板”就像寫稿紙樣，寫進電腦，輸出詩文。他的作品多，全是因為有電腦這個快速的書寫工具。他是華人世界最老且唯一的“電腦宅男”。

向明雖是一個上了年紀的高齡詩人，可他歷來就是個最樂於助人行善的詩人。單身無助的老詩人周夢蝶、舒暢、曠中玉等都曾一直在他的照應之下生活得比較適意。周夢蝶在五十多年前向明結婚後，即經常是向明家的座上客，北方藉的向明夫人穆雲鳳女士做他最喜歡吃的北方麵食，周公喜歡聽京劇，向明為他錄製了好多京劇名角錄影帶，周公來到他家，總是盤坐在一隻為

他特製的大蒲團上，讓他面對電視，觀影聽戲，其樂融融。每年的陰曆年初六，向明數十年如一日的為周夢蝶和曠中玉雙雙慶生，已是很久以來的詩壇佳話，曾經有很多詩人想參與一同為兩位老詩人賀壽，有一年有七位女詩人連袂出席，包括當時尚是在家中的女詩人林峻楓，及已遠適南非多年的資深女詩人羅英。已故名畫家陳庭詩、已故十大小說家之一的舒暢，及剛過世的商禽有多年都是座上客。在美國的非馬，在大陸的藝評家許以祺，有一年也回來參與盛會，隱地還曾特別訂制一個大蛋糕帶去助興。向明和他夫人每年都親自做了許多難以吃到的家鄉味宴客，他兩夫婦當時的年歲都已不小，但他們總是樂此不疲的招待大家，惟恐會怠慢客人。其實曠中玉和小說家舒暢，晚年都曾病痛纏身，行動困難，都是熱心的向明夫婦親自協助照料，直至他們一個個辭世而去。向明是臺灣詩壇元老之一覃子豪先生的學生，他對老師完全以父執輩看待，當年病危時，他是第一個在台大病房守夜的，因隔日即得離台赴馬祖駐防。覃氏過世後這麼多年來，他年年必在十月十日覃氏過世那天上墳祭拜。而且和年輕學者詩人劉正偉合編《新詩播種者》一書，完整整理出覃氏一生的詩文資料，又為覃氏出版中英對照詩作選集，一切開支由他個人自理。

向明是早年爾雅出版的“年度詩選”編委之一，爾雅經辦十年之後，交出由向明、梅新、痲弦三人向文建會申請補助，繼續編選出版。他們三人多方奔走，終於納入文建會正常年度補助物件，唯一切瑣事，包括每年預算申請，編選出版，及完成結報均由他一人負責辦理。另外並開辦年度詩獎，及為資深一輩詩人舉辦慶生等活動，亦均由向明一人任勞任怨，快樂完成，直至另一個十年又過去，才以階段性任務已完成，交由中生代詩人繼續編選，此時他已年屆七十三歲，從此他退出一切詩壇活動，專心一致以追求詩文之精進為唯一目的，寧願此身與詩作無盡的糾纏。（向明的第五本詩集名為《隨身的糾纏》）

向明一直被尊稱為“詩壇儒者”，三

年前學界還曾為他舉辦過一次盛大的作品學術研討會，計有來自各方的十篇論文討論他的作品。他的儒者風範皆因他一直虛心為文治學，絕不炫己傲人，但他也總是“在溫和的後面表達剛健，在平淡的後面保留一份執著”（見《向明自選集》代序），由此可以看出向明的個性雖很謙和，卻並非是一遇事屈從，不辯是非的好好先生，他對小節可以不計，對人好也只是求個心安理得，不求別人稱讚，也從未冀求回報。然對於大原則，大是非，有違公理正義之事，他會坦然力爭，死硬堅挺，毫不顧惜自己，他用詩去表現他的憤怒，或譴責反諷。今年兩本詩選所選出的〈有我〉和〈盡頭〉所表現的便是這樣的一種心境。看起來都非常激烈，表露出對世事人間非常失望的感慨。向明近年的作品都有此傾向。

還好到底是年過八旬的老人，何況凡詩人雖必有超敏感神經，也必具自我省悟的能力，不信，你看向明在〈有我〉一詩後面所寫下的幾句話，寫得多有理智，他說：“佛家有‘我執’之說，我執即是一切以我為是，我執很重時，慣於用一己之意識解釋一切，排斥心很重。我寫〈有我〉，即是當時志得意滿以‘我’為唯一，自以為‘有我無敵’，始才發現‘我’的一無是處，而且會有一切惡名加身。所以佛家總勸人‘放下我執，自由自在’是有其道理的。”下面有他的詩〈有我〉和〈盡頭〉為證：

有我

有我
敵人便多起來了

不能有我，我是孑孓
登革熱的始祖
不能有我，我是鼠輩
黑死病的帶菌體
不能有我，我是桃麗羊
上帝不認的非婚生子
不能有我，我是奇數
最終都被偶數綁死

有我，你們

就會齊一消滅的口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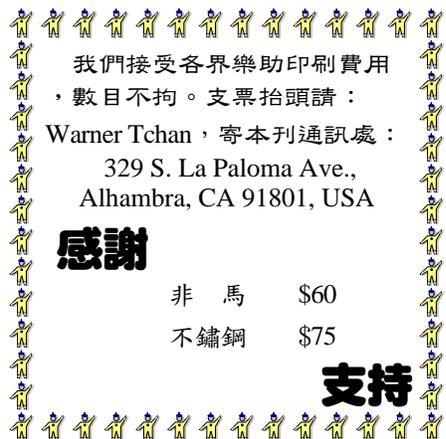
只要有我
便會是罪不可赦的猶大
只要有我
便會是扶不起來的阿斗
只要有我
達文西密碼就會自動失效
而且只要有我
不由分辯
總是被控乃藏有劇毒的人渣
（入選《2009 臺灣詩選》）

盡頭

明明知道，一切都是天命無常
卻仍在拼命地找
八千里路雲和月的盡頭
海角天涯的盡頭
螢火蟲燒盡全身的熱量
何日能探照到一條大路的盡頭

城門失火延燒至那家權貴才算毀滅盡頭
老媽媽頻問不歸的兒子流落在何方盡頭
銅像們一直罰站何日才是刑期滿的盡頭
魚要如何用力才能躍到龍門的盡頭
鳥要怎樣展翅才能飛到天堂的盡頭

也仍只能拼命的找尋，發現
流水沒有盡頭，江湖只是過路
棒棒糖的盡頭肯定只剩一根光棒棒
夢幻的盡頭只是空歡喜一場
即使落葉賴著不走，要離枝而去的
終究飛去找自己再生的盡頭，與你無關
（入選《2009 臺灣現代詩選》）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
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非馬	\$60
不鏽鋼	\$75

支持

突破“異化”的禁區

——由塞遙的詩集《禁區》所想到的

◎郭宗忠

最早接觸塞遙先生的詩，是讀王耀東先生對塞遙詩〈鐘錶店〉的解讀。雖然過去幾年時間了，但〈鐘錶店〉這首詩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每一次讀〈鐘錶店〉，都似乎讀出了另外的意義。它不僅僅是對鐘錶“癱瘓”後給作者帶來的對時間和生命的思考，更重要的是，我讀出了“異化”了的一切。對鐘錶而言，它應該是人的附屬品，為人“活著”。但如今，一旦鐘錶停了，似乎打斷了一個人的正常生活：“我被擱淺在異國的6點半了”，“被迫等待在時間之外”（〈鐘錶店〉）——這都是因為鐘錶“癱瘓”以後引起的，人越來越離不開應該為他服務的東西。但螞蟻依舊慢悠悠爬在大理石柱上，“螞蟻是從來不帶手錶的呀！”詩人有所懷疑，有所焦慮。為不該焦慮的事情焦慮已經成為這個繁雜時代的症狀和隱秘。

塞遙的生活經歷決定了他的寫作。他1971年出生于福建長樂，在美國紐約市立大學商業管理系畢業後經商，現居紐約。在快節奏的美國，他的生活必然被商業快節奏所裹挾，壓力必然也大。但他對文學的熱愛，沒有因為從商而有所減弱。相反，他更多了一份對文學的思考和使命感。在紐約，他兼職於一些文學社團，並開始現代詩的創作。生活的壓力和工作的忙忙碌碌，也許使他心身勞頓。但他一個人的時候，對經歷的一切的思考，增加了他的詩的內核和深刻，他詩的深度也許正是來自這裏。

在當下，工業化或者說後工業對人思維和生活模式的影響已經潛入人的骨髓，我們內心真正需要的和我們努力達到的已經失調。那種無休無止的慾望和爭鬥，那種利慾薰心和倫理道德的喪失，那種所謂的成功或者名利，其實都掩飾在一絲無奈和痛苦中。我們發明了電腦，為人們帶來了便捷瞭解世界和與人溝

通的方便，但是當它讓我們如老子所言我們都已經達到“聖人”境界的時候，我們是“聖人”了嗎？老子曾預言：“不出戶，知天下；不窺於牖，見天道。其去彌遠，其知甚少。是以聖人弗行而知，弗見而名，弗為而成。”老子空想的最難的“理想”如今的確實現了。但他想實現的最簡單的理想——“小國寡民”——“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理想國卻越來越與現實遙遠。這是進步抑或倒退？現在我們可以面對電腦螢幕就可以“網羅天下”了，電腦成了我們生活和工作的依賴，甚至成了我們生命的依賴，這的確不是誇大其詞。如果有一天我們離開電腦，不，是說電腦離開了我們，不知道我們還有什麼可做？當我們因為全部依賴電腦的時候，我們已經提筆忘字，讀書的溫暖完全被聲色代替，即使我們大人只要坐在電腦旁就難挪動屁股，別說我們的孩子了。未知的世界，未知的迷惑和迷戀，遊戲、色情、暴力，應有盡有的虛擬世界逐漸在孩子的頭腦裏成為現實——現實卻虛擬了。有多少有“網癮”的孩子需要救治或者矯正？這是幸福還是悲哀？“當我第5次跟隨一隻螞蟻爬回店門口／老闆探出沒有時間的腦袋說：／‘先生，你的時間好了／總共16塊5毛5分’／——哦，我終於明白時間是可以用金錢來衡量的”（〈鐘錶店〉）。

明白了嗎？“時間是可以用金錢來衡量的”。可以說是“寸金難買寸光陰”思維定勢的一種反其道而用之的諷喻。金錢買來的是時間嗎？真實的意義上不過是一種自慰罷了。詩人感受的，是被這種外在加在人身上的“鐘錶”以及其他一切諸如此類東西的一種擯棄或者揚棄。我們被太多的與人本身其實無關的因素所左右。這讓我想起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一個富人看到一個漁夫在海邊曬太陽，勸說漁夫多去海裏打魚，然

後買更大的船出海捕魚，然後發展更大的船隊建立捕魚公司，然後有了錢，去海濱療養……漁夫說，我現在不是已經每天在曬太陽嗎？還為什麼再兜這麼大的圈子來享受這已經有的一份陽光呢？生活和美好就是這麼簡單。在《禁區》中，我喜歡諸如〈我的鄰居〉這樣的幾行詩：“X市立醫院／愛心托兒所／育才中學／成人就業中心／大蘋果超市／信心基督教會／永福殯儀館”。這些看似和你沒有什麼關聯，但它就是你的一部人生。塞遙截取的是生活和生命的切面，看似簡單，實質的意義已經暗含其中。每個人都離不開這些司空見慣的“鄰居”，你經歷了的，或者正在經歷的，或者將要經歷的，是一種必然的路徑。詩應該是內在的靈魂的歌唱，越是個體體驗的詩越接近詩的本質。獨特的詩意趣是一個真正詩人與生活為伍、對生活思考、對生命珍愛、對社會關照、對人類憂患的集合體。

禁區其實是人自己給自己設定的。禁區裏沒有天堂，禁區裏只有真真實實的現實。突破禁區，意味著回到和諧自然明淨純粹的現實，回到最真實最簡單的生活和工作裏，以熱愛自然，以宇宙、全球、人類、個人共同的命運為命運，這才是根本。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聯繫：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讀默溫詩集《天狼星的陰影》

◎馮冬

2010年7月1日，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宣佈默溫（W. S. Merwin）為美國第17屆桂冠詩人。有評論說，這是美國詩界的榮幸。的確，以默溫在美國詩史上無可爭議的重要性而言，他當不當桂冠詩人已經不重要了。他在上世紀60年代曾寫下：“遠離榮譽與它的絞刑架／夢見那些喝下冰冷泉水的人／說出的真理。”他一生都在遠離，遠離家，遠離群體，遠離大陸，常年住在海島上。他曾拒絕普利策獎金，拒絕擔任普利策獎評委，拒絕在美國大學裡任教。他說如果詩人都不能獨立，這世界上沒有誰可以獨立。然而，這次他接受了桂冠詩人頭銜。

其實在2009年，默溫就因詩集《天狼星的陰影》（*The Shadow of Sirius*, 2008）第二次獲普利策獎（第一次是在1971年）。他的聲音就像一個漂浮的精靈，遊離於美國主流社會之外，卻不斷地返回，訴說世界的另一個維度。與斯奈德（Gary Snyder）一樣，他嘗試開闢人類認同以外的精神空間，儘管他無法完全逃脫認同。引導他的，並不是人類智慧，更不是知識，而是光與影交錯出的陰暗神秘。天狼星是夜空中最耀眼的恆星，比太陽還要亮15倍，但它的陰影卻是地球上的人類無法看到的。在最近一次訪談中，莫伊斯（Bill Moyers）請求默溫揭開詩集標題的秘密。默溫回答道：“天狼星的陰影純粹是一個隱喻，是想像，但我們一直居住其中。我們即是天狼星的陰影。當我們交談時，我們看見了光，看見了臉，但我們知道在這背後，還有我們從未知曉的另一面。另一面是黑暗，是引導著我們的未知的一面，我們的生命一直如此。這是神秘，無法祛除的神秘。它賦予生命以深度和廣度。”

默溫詩的內在驅力正是無法揭開的神秘，人類未知的另一面。比如〈西米里族人的便條〉一詩。Cimmerian是荷馬史詩裡永遠居住在黑暗裡的一族人。他們為何寫便條？他們如何描述黑暗？他們想對我們說什麼？“它到達我們這裡

時／我們什麼也看不懂／只有問題，或者／它把我們變成了問題。”知識在此失效，面對外星人式的便條，我們自己的身份也成了懸而不決的疑問，正如默溫在訪談中笑著問莫伊斯：“你是誰？比爾。”默溫不斷提問：“它從哪裡來，來自／羅盤的哪片花瓣／它為誰而寫／此刻對誰訴說／不久後它是否／以另一種意義訴說／它是問題／還是不斷從我們／視線中消失的／問題的背面。”詩人從背後觀察，看到的不是已定型的事物，而是它們陌生的流變，未出生的模樣。“沒有誰在白天看到／古代傳說中的形體／那些西米里族人／居住在純粹的黑暗裡／或者黑暗的另一面。”沒有看到不等於不存在，默溫沉思的正是這種不易確知，甚至無法確知的另類存在。

詩集分為3個部分，從不同方面描繪陰影。第1部分在光影斑駁的追憶中展開，垂暮之年的詩人彷彿回到了童年，念念不忘童年的事物，如藍莓、電車聲、腳步聲、陽光等等。“這就是夜的味道／一次吃一個／不早也不晚／我母親告訴我／我不怕黑暗／我觀看時發現這是真的／她如何在許多年前／就知道”（〈傍晚的藍莓〉）。從終極意義上說，懼怕黑暗即是懼怕死亡，因為死亡是最大的未知數，是我們無法看見的天狼星的陰影。82歲高齡的默溫相信自己已經釋懷於死亡的臨近：“對死亡的古老的抵抗／終將結束並留給死者。”在生命輪回即將閉合之際，他不斷回憶幼年時看到的那片陽光：“詞語出現之前，我是個孩子／臂膀將我舉在陰影中／聲音在陰影中低語／我看著一片陽光／在綠色地毯上移動”（〈早晨依舊〉）。這片陽光確有其事，默溫在訪談中說，某個神父曾為他施洗，將他舉到空中，於是看見了地毯上的那片陽光。他那时候很小，他的母親不認為他能記得這麼早的事。然而，這片陽光卻奇妙地進入了他的記憶，在詩句中穿行：“另一束光芒／穿越比白晝更明亮的綠葉／穿

越高高的窗戶／傾斜如樓梯／上面傳來父親的聲音”（〈大街旁〉）。默溫的父親是個牧師，這束光芒也許來自他父親所代表的神聖他者。

光芒並不是黑暗的對立面，而是它的補充，沒有光也就不會有黑暗。光沒有形體，既是存在也是虛無，熟悉而又陌生，沒有誰可以抓住它，將其據為己有。光芒稍縱即逝，它就是易逝性本身。“穿過種子的黑暗與青銅色的秋分／我記得夏日的明亮”（〈童年的光芒〉）。2005年默溫出版回憶錄《夏日之門》（*Summer Doorways: A Memoir*），講述自己在40年代末如何掙脫家庭與學業的束縛，於燦爛的夏季遠渡歐洲，旅居西班牙、葡萄牙、英國、法國。字裡行間如夢如幻，昨日親友轉眼間已成生離死別，西班牙群山上的夏日已經逝去，那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時光。默溫在結尾處寫到：“我短暫地觸摸到了……一個時代，在它如夏日般消失之前。”

古人認為天狼星造成夏季的酷熱，讓狗不停地喘氣，所以天狼星也稱“犬星”（Dog Star）。詩集的第2部分獻給默溫失去的3條愛犬：Muku, Makana, Koa。默溫在動物身上看到一個性靈的世界。動物與人不一樣，它們熟知黑暗，並不懼怕黑暗。“是時候了，我跟隨黑犬／進入黑暗，白晝之心”（〈黑暗中〉）。默溫任隨動物之靈的引導：“我完全相信黑犬／穿過光的年代，穿過陰影／進入黑犬的盲目／黑暗的房間已被知曉／我不再懼怕，因為黑犬／仔細地引我走上盲目的樓梯。”與盲人一樣，動物在黑暗中其實並不盲目，看得見通往死亡的道路，成為詩人的嚮導。默溫不斷聽見這野性的召喚：“我再度聽到這音符／從渴望的弦上發出／彈奏時／兩端猛然繃緊／從鳥的歌聲裡撕下這音調”（〈遠方動物的呼喚〉）。動物的呼聲中的緊迫感，只有與自然親近的人才能聽到和辨識。默溫認為詩並非表達，而是傾聽。他在訪談中說：“人要去傾聽，直到他聽到某些東西。”在〈開放形式〉（“On Open Form” 1969）一文中他寫道：“詩的形式：記下傾聽的方式，聽詩如何在詞語中發生，儘管

詞語並不造就詩。同時，這傾聽見證了生命如何在時間中發生，儘管時間並不造就詩。”與描繪無形的陰影一樣，去傾聽動物們沉默的呼喚成為默溫的日常功課。在夏威夷語中，Muku 指“沒有月亮的夜晚”。默溫傾聽死去的 Muku，傾聽它所象徵的黑暗世界：“此刻你比我想像的還要黑／我得到的不是智慧／它的剝奪與純粹的允諾／而是這無法寫下的空缺／我仍在聽，直到再沒有什麼可以聽／進入盲目的彼岸／一同走在黑暗中”（〈沒有月亮的夜晚〉）。默溫聽到的，正是沉默與喪失，“這無法寫下的空缺”。

詩集的第 3 部分聚焦於默溫終生思索的主題：存在的不可見、不可命名之維度。這從詩的標題可以看出：〈無名的日子〉〈陰影的眼睛〉〈用舊的詞〉〈橋聽見的〉〈半亮的湖邊〉〈沒有陰影〉〈白色的音符〉〈雨光〉〈陰影的手〉。陰影被默溫具象化，賦予了形體。在〈陰影的眼睛〉中默溫寫道：“另一面的看守／看到了開始／自己卻隱身於／四射的光芒／黑衣的乞丐／陰暗的門檻上／一個陰影在等待。”門檻是停留與離開的中間地帶，正如陰影是光與黑暗的交織；等待的陰影意味著生命中揮之不去的負面，暗示死亡的臨近。但默溫一點也不驚惶，反而讚頌陰影：“哦延伸的陰暗景象／穿過臉龐／穿過顏色與山脈／穿過所有已知的／或彷彿已知的／沒有聲響的預告／沒有話語的離別／超越時間與知識的嚮導／哦忍耐／超越了忍耐。”這是一個飽經滄桑的老人的告白，他看到了無處不在的陰影，看到了存在的另一面，然而他並不懼怕。

默溫任桂冠詩人的消息傳出後，不少人擔心他無法很好地履行桂冠詩人的職責，即詩人運用自己的影響力，推動詩在美國社會的傳播。這樣的擔心是有理由的，雖然默溫在 60 年代積極參與社會運動，但他畢竟不是哈斯（Robert Hass）或平斯基（Robert Pinsky）那樣致力於推動詩事業的公眾人物。他現住在夏威夷的毛伊島上，成天照料他的野生植物，像隱士一樣生活。他對《紐約時報》的記者說：“我喜歡安靜的生活，我不可能總是奔走於華盛頓。”但看來這次他不得不奔走了，桂冠詩人的任職已經像陰影一樣降臨他平靜的生活，只希望他真的“超越了忍耐”。

2010 年寄自南京

1917 年沙皇政權崩潰後，布爾什維克革命激進時代根本是俄國文化瓦解的過程。一夜之間，很多知識份子成為社會的殘渣。象徵主義派尤其是先知和神秘觀念及預言者只是意味傳染病、饑餓、監獄、殘殺、流放與精神上的毀滅。從雷米佐夫的《俄國大地毀滅曲》到愛倫坡的詩作，舒米廖夫、蒲寧或梅列日科夫斯基（Merezhkovsky）和他的妻子（Gip-pius）等詩人和作家都表現著向老向葬禮的感覺，只有幾個人免於饑寒和恐怖如：勃柳索夫、雅辛斯基、高爾基等。

最後，有一大批人倒向反動派的白軍，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逃往國外成為政治流亡者：巴爾蒙特、雷米佐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庫普林、安德列耶夫、舒米廖夫、阿歷克謝、托爾斯泰、胡達塞奇、茨維塔耶娃、維亞切斯拉夫·伊凡諾夫、謝維里阿寧、明斯基以及其他數百名詩人與作家。吉皮烏斯（1869-1945）在二十年代寫道：整個俄國文學都流放到外國去了！這一個趨向給了蘇維埃政權幾乎致命的一擊。

梅氏是俄國文學白銀時代的象徵主義者和提倡現代詩運動的中心人物，他在 1865 年生於聖彼德堡，先後於 1917 及 1920 兩次流亡，1941 年死於巴黎。他出身於一個小康的搞官僚政治的家庭裡，習語文學，畢業於聖彼德堡大學，早歲就曾到過希臘雅典的巴台農神廟朝覲。在那裡他意識到一種神秘主義，這是要把基督教和異教綜合起來而成為有理性的宗教。這是他的新的信仰的聲明。

1888 年發表他的第一部詩集；1892 年的詩集《象徵》對社會影響頗巨。他在〈論現代俄國文學衰落的原因及

新潮流派〉（O prichinakh upadka i o novykh sovremennoy literatury, 1983）曾被誤以為是俄國象徵主義派的宣言，但實際上該文是俄國現代主義的重要里程碑，在 1903-1904 二十世紀初，梅氏和他的妻子吉皮烏斯組織宗教哲學研究會，並主編《新路》（Novy Put）雜誌。其後，他寫的論文和小說有：《基督和反基督》（1905）、《保羅一世》（1908）、《阿歷山大一世》（1912）、《12 月 14 日》（1918）、《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1902）、《果戈里與魔鬼》（1966）、《沙皇與革命》（1907）、《神的誕生》（1925）等歷史人物傳記和神秘小說。他晚年思想極為反共，藐視西方，恨之未有盡力鎮壓俄國革命，但他卻視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為反共領袖。

梅氏深受尼采哲學的影響，喜歡使用對比法（如亞波羅和酒神之比），他的美學滲入了俄藝術促進者佳吉列夫的編舞劇如《火鳥》和《春之祭》，視藝術為神通的妖術（Theurgy）。他認為基督教歧視女性；托爾斯泰對俄人有腐蝕的影響；尼采不夠虔誠。他極力反對布爾什維克，但認為革命只是俄史中一過程。他並認為勃洛克是個膚淺的詩人，儘管如此，梅氏的作品給了俄國革命很大的推動力。

梅氏的妻子吉皮烏斯則是俄國象徵派女詩人和革命者，她的作品充滿玄奧抽象的格調，除詩外她還寫長篇和短篇小說及批評政治論文。失敗後與丈夫居巴黎，並搞文學沙龍，但激烈地反布爾什維克主義。由於她的過度主觀 subject-tivity 隨心所欲，因之她的形式比內容更引起世人注意。1945 年她在巴黎去世，與丈夫一起葬在同一個墓地。

編輯筆記

從人類進化的歷史來看，我們幾乎可以肯定，聲音之先於語言，語言之先於文字，乃是不爭之事實。文明是一個由簡入繁的過程，中間或許也有一點點由繁再回簡的曲折，卻終究不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主要方向，雖然這不免令人聯想起中國文字簡繁之辯論，但並不是編者在此討論的問題。編者要說的是，如今的詩壇，不管是有意或無意，詩人們好像都十分著迷於聲音，文字不斷還原成語言（有時候的確有此必要），語言不斷變成聲音（請注意這裡不說音樂），如果是音樂的話，則單詞成了音符，句子成了樂曲，那也屬於藝術創作的範疇。如果是聲音的話，作為資訊的載體，它們沒有用處。因為再沒有人關心詞句的意義了。而真正的詩人為了要完成創作任務，只好不斷創造難聽得多的新詞匯和新句子結構，以便防止它們變成聲音或者說是音樂。前幾期編者提過網上維基百科對詩的解釋：“在中國古代，不合樂的稱為詩，合樂的成為歌。”、“詩歌是詩與歌的總稱”，清楚明白，現時大家寫的詩沒有合樂，詩和歌也是兩碼子的東西，詩人們有必要倒退回農業社會？有必要穿上歌的外衣來裝飾自己寫的詩嗎？拋掉“詩歌”這個愚蠢的詞吧，除非你的作品含詩量不夠，要靠歌來湊合！

本期“同向東風各自開”是編者從一眾女詩人的來稿中挑選來作共同的演出。希望讀者喜歡。我們歡迎詩友們代組世界各地有特色的詩特輯，以增加交流，有意者請先來信與編輯部聯繫。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並有出版廿年來的每一期電子版供讀者免費下載。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發表意見。

由於美國郵費暴漲、本刊經費短絀，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和單位外，將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該期的電子版。至於美國國內及加拿大的贈閱則照舊例贈送有作品發表的該期刊物一冊，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

詩訊

為慶祝故宮博物院成立 85 週年暨紫禁城建城 590 年的系列慶祝活動之一“故宮學研討大會”於 9 月 26 日成功舉行，新大陸詩刊顧問，詩人羅青應邀發表主題演講。

來自山東、安徽、北京各地的十幾位詩人與評論家，在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老故事頻道會議室參與北京《作家報》8 月 14 日召開的塞遙詩集《禁區》研討會。

由華夏五千年文化發展中心，全球華語文化傳媒新國風華夏網，以及新國風編輯部聯合舉辦的“梁祝杯”金獎由美國馬里蘭州女詩人冰花的《荷的心事》榮獲。

北京詩人殷曉媛詩集《印象之內，物象之外》經由大眾文藝出版社出版，內容分為：蒼然古韻、意蘊無疆、偶遇機鋒三部分，共 127 件作品。

江蘇《鍾山》雜誌近日選出大陸 1979-2009 年十大詩人：北島、西川、于堅、翟永明、昌耀、海子、歐陽江河、楊煉、王小妮、多多。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 迪	已出版	\$1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